



OPPOSITION PARTY

策劃：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www.ZYD1998.com

中國民主黨主張：和平、民主、統一。

和平：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無論是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還是臺灣的中華民國之人。

民主：

民主是統一的政治大前提。祇有民主的統一才是兩岸人民的統一、是文明的統一、專制的統一，那是讓兩岸人民去流血喪命，是統治者的野蠻統一。

統一：

統一是我們努力的目的。和平民主的統一有利于增擴兩岸人民的自由、安全和發展空間。

但在和平民主統一的條件成熟之前，維持現狀最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既要防止廢除中華民國的臺獨，也要禁止消滅中華民國的武統。維持現狀最重要的是臺海兩岸政府與人民承認對方國體、政體現實。杜絕相互打壓，增強互諒互信，這方面強勢的中國大陸尤其必須做出善意的表率。

中國民主黨關於《和平、民主、統一》，歷史上有過多次這樣的聲明與表述，我借此重申而已。

陳樹慶

2025 年 11 月 21 日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dvocates: Peace, Democracy, and Unification

Peace:

Chinese people should not fight Chinese people — whether they are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mainland 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Democracy:

Democracy is the essential political precondition for unification. Only a democratic unification represents the genuine will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reflects the ideals of a civilized union. A unification achieved through authoritarian means would demand bloodshed and sacrifice from people on both sides — it would be a barbaric unification imposed by rulers, not a union chosen by the people.

Unification:

Unification is our long-term goal. A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unification would expand freedom, security,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for peopl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owever, before the conditions for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unification fully mature,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best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We must oppose both the aboli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name of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the military elimin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forceful unification." The most critical element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s that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cknowledge the political reality of each other's state structures and governing systems. Mutual suppression must end;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must be strengthened. In this regard, the more powerful side — mainland China — must especially take the lead in demonstrating sincerity and goodwill.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has made multiple statements on Peace, Democracy, and Unification throughout history. What I offer here is a reaffirmation of that long-standing position.

Chen Shuqing

November 21, 2025

開篇 Prologue	01	目錄 Preface
在野黨簡介 Contents	02	03
思想火種 The seed of ideas	05-06	05
06-12	人物專訪 Voices of Change	民主火種 The Spark of Democracy
真相中國 Truth China	13-14	13
15-23	中共罪行 The CCP's Crimes	中共罪行 The CCP's Crimes
24-33	時事評論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時事評論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
民運之路 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	34-43	34
34-43	民運之聲 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民運之聲 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44-55	民運行動 Democratic action	民運行動 Democratic action
56	民運風采 Portrai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民運風采 Portrai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57-58	民運同道 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	民運同道 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
檔案館 Archives	59	59
59-60	人物事迹 Biographical Deeds	人物事迹 Biographical Deeds
雜誌社介紹 About the Magazine	61	61

《在野党》简介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1998年9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9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11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27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2025年6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25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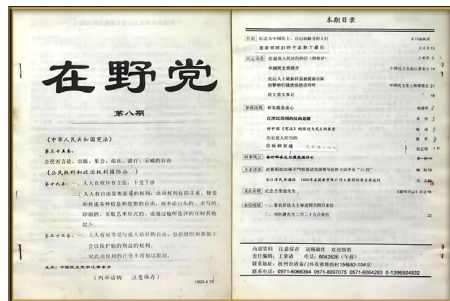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年6月被捕，11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2007年9月14日刑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年2月1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11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6月19日被捕，9月15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夺二年；2011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夺三年，累计服刑达16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年10月7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2002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组织框架介绍：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在野党》设副总编辑、副社长、轮值总编辑、副主编、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采访部、翻译部、收稿部、校对部、宣传与发行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外联部、人权观察部等综合部门，并设有日本分社，成员大多数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我不要跪着，憋屈地活下去”

——香港宏福苑大火祈祷会之夜访问 19 岁香港流亡少年易碎君

采访人：Gloria Wang 材料整理与文字编辑：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香港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夺走逾百条生命，成为香港回归以来最严重的人命伤亡惨剧之一。

2025年12月3日，是火灾发生后的第七天——华人传统中的“头七”。在文化里，这一天象征亡者回家探望、家属追思，是最重要的悼念日。当天晚上，洛杉矶香港社区在宣道会活恩堂举行“纪念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灾民祈祷会”，替远在香港的死者祈福，也为幸存者与仍身处极权体制下的香港人祷告。在会场的一角，一位背着双肩包身形单薄的年轻人吸引了许多目光——他才19岁，却已经历审讯、拘捕、流亡与庇护申请。他在网上的名字叫：“易碎君”。

15岁被带走，16岁独自来美

记者：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

易碎君：“大家好，我是易碎君，今年19岁。我在15岁的时候，因为在网上恶搞习近平，被香港警方在过年的时候从家里强行带走，带到警署审问。随后一年，我16岁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来了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现在积极参与民主运动。”

他的声音平静，但内容令人震动。“那时候我还未成年，而警方把我家翻了一遍，然后对家里的房间进行拍照、留档处理，然后把我的电子设备全部给没收了。他们的态度让我第一次切实感受到：原来在他们眼中，我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必须被压制的‘威胁’。”

国安法之后，连和平表达都成了犯罪

记者：是什么让你在15岁那样的年纪，就敢在网上恶搞中共领导人？

易碎君：“原因其实很简单——虽然我只是个少年，但已经略微知道中共过去做过的坏事。不过当时的香港，表面上还是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我也一直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觉得铁拳应该砸不到我头上。直到《国安法》在一夜之间通过，我突然明白——这次他们是真的来真的了。从那天起，连和平表达意见都成了犯罪。我无法接受这种事情突然发生在香港，也无法接受自己因此必须沉默。我那时15岁，可我很清楚：如果就这样跪着不出声，我会一辈子觉得憋屈。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从问责政府，到绑匪式统治



记者：你怎么看2019年前后的香港变化？

易碎君：“2019年以前，香港政府的官官员至少还会对市民负责。即使是敏感议题，例如言论自由、普选民主，他们也会试图回应民意。而在一些民生问题上——例如工程偷工减料、交通大混乱、公共服务失灵——官员还知道要向市民解释、道歉、改进。但《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政府完全变成了共产党式的独裁统治。如今，即使你的诉求完全与政治无关，你只是想好好做一个正常人，但只要你提出诉求，这个行为本身就会被视为‘威胁’。政府不再是一个聆听者，也不再扮演服务人民的角色，而是挟持民众的一个绑匪角色。”

宏福苑大火：不是天灾，是系统性腐败的人祸

他告诉我们这次祈祷会的主题，就是纪念大埔宏福苑大火的死难者。

记者：您怎么看这次大火？

易碎君：“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不是一场天灾，而是系统性腐败造成的一场人祸。而该系统性的腐败根源是言论不自由，提供了腐败的温床。”

他解释得很具体——“起火的那栋楼正在维修改造。从工程开始，就不断传出有亲中派议员参与，并涉及腐败问题。工程费用报得非常高，但实际用的围网却是最廉价、最不安全材料，而且完全不符合防火标准。正常情况下，施工必须使用具备防火等级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成本较高，于是相关人员选择了便宜、低品质、完全不防火的网。正是这种选择，直接导致这次火灾伤

亡惨重。这次惨烈伤亡，就是廉价、不合规、充满腐败的工程直接造成的。”

最令他愤怒的，不是火本身，而是火后的政治反应。“香港政府到现在只抓了几个小职员、工程师，真正最有贪污嫌疑的高层完全没人碰。更讽刺的是，国安部门还高调说要‘慎防以灾乱港’，去抓那些要求查清腐败、要求彻查真相的市民。”他说得很重也很稳：“在他们眼里，人民的安全与信任不重要；比起生命，他们更在乎政权的威信和稳定。”

记者：至于您提到的另一个问题：许多只是提出正常诉求的市民，反而被国安部门逮捕，针对这一问题您有什么想法？

易碎君：“我觉得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一贯的做法。您看看中国各地的访民，上访被截访、被拘押，有些甚至丢了性命。这种情况在未来香港会发生越来越多。这次火灾距离国安法通过也不过五年，但已经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系统性人祸。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未来类似甚至更严重的灾难，一定会一再发生。因为当言论不自由、新闻不自由、监督不存在，腐败就会成为制度的一部分——灾难也就会成为必然。”

我做频道，不只是做视频

记者：你认为自己的频道对民主有什么意义？

易碎君：“准确来说，恶搞视频就是启发观众思考，质疑统治者的权威性，质疑当权者那种个人崇拜，政策塑造出来这种高不可攀，神圣不可触及的那种形象。另一方面，我也分享自己来美国办庇护的经历。许多刚来美国的港人，需要生活协助、需要律师、需要紧急援助，都会通过我联系。我算是一个‘可信的中间人’。”

他继续解释：“在民主运动里，捐款人怕遇到诈骗；求助者怕遇到中共间谍把他们举报给领事馆。如果能有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中间人，才能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流亡者。”随后，他提到一句他常挂在心里的话：“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中共一直宣传：‘你们搞民运的就算跑到国外，也会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但如果我们能让流亡者尽快站稳脚跟、融入当地社会、过上体面的生活，这就是对中共大外宣最有力的反驳。也能让更多人明白：反共之后，不等于人生完蛋。反而可能是一条更好的后路。”

好人都死光了，坏人就会更多

记者：你想对香港、大陆同龄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易碎君：“学好英语，能跑就跑。你活下来才能跟他扛到底。我是觉得香港还有中国的民运也基本长期会困在一个烈士情结的问题上。大家都想要当这个烈士，当这个英雄，但是问题是好人死光了，那活下来的全是坏人，也没有人能够在这个坏人面前保护无辜的平

民。如果你做这件事情是真心为了所有人，为了这个社会去做的，我反而觉得你更加应该去活下来，去做长远对抗，而不是就为了那一时的情结就直接去送命。”

最后，他看着祈祷会的烛光，献上了一朵白色的康乃馨为死者祈福。他告诉我们，记得，是另一种形式的抵抗；活着，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抵抗。他的声音，像在告诉香港人：“没有人应该再被迫在火里死去。没有人应该因为说话而被抓。没有人应该跪着活。”

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把话说得比许多大人都坚定。

"I refuse to live on my knees."

The deadly fire at Macroview Court in Tai Po kill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people, becoming the worst fatal disaster in Hong Kong since the handover. On December 3, 2025, the seventh day after the fire according to Chinese tradition, a memorial prayer vigil was held by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in Los Angeles. Among the attendees was a 19 year old Hong Kong exile known online as Yi Sui Jun.

Yi was only 15 when Hong Kong police forcibly took him from his home during the Lunar New Year for posting satirical content mocking Xi Jinping. Officers searched his home, photographed the interior, and confiscated his electronic devices. Though still a minor, he realized that the authorities no longer viewed him as a child, but as a political threat. Aft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ok effect, Yi concluded that even peaceful expression had become criminal. At 16, he fled alon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eek political asylum.

Discussing the Macroview Court fire, Yi rejects the official narrative of an accident. He describes the tragedy as a man made disaster rooted in systemic corruption enabled by censorship and the absence of public oversight. The building was under renovation, and contractors allegedly used cheap, non fire resistant materials. While lower level workers were blamed, senior figures faced no accountability. Authorities instead warned against "using the disaster to disrupt Hong Kong", targeting citizens who demanded answers.

Yi now runs an online channel using satire to challenge political worship and helps newly arrived Hong Kong exiles navigate asylum and daily survival. He emphasizes that survival itself is resistance. Remembering is resistance. Living freely is resistance. And no one, he insists, should be forced to live on their kne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进入“民主社会”的道路还有多远？

作者：司空先让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翻开中国历史浩瀚的长卷，从群雄“逐鹿中原”，秦始皇战国七雄称霸，统一中国建立封建王朝起，中国历经各朝各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却一直延续至今。

那么，在已迈入21世纪人类文明的世界里，偌大的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是个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王朝”呢？中国，要进入“民主社会”的道路还有多远？

这个问题现在或许谁也不能立即给予答案，但国人必须反思。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了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革命。

从此，国人以为“封建君主专制”从中国消逝。然国人最后发现：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和封建制度，但是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力量强大，到现在仍然存在。

可以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埋葬的是“封建君主专制的躯体”而其“魂”却依然存在。

孙中山先生没有从根本上消灭这“封建君主专制”的“魂”，这“魂”却不知不觉地依附在了中共身上。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自中共诞生之日起，传说中的“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这就预示着人类将与真正的“恶魔”共舞。

翻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暴政史”

——自中共暴政魔头毛泽东窃国后，中国人民便进入了恐怖和黑暗时代。

“三反五反”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揪出右派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集团20多个。全国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30多万人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被送往劳改农场，被送往农村、工厂监督劳动，被判刑入狱，受难者达百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或含冤自杀，或被折磨致死，或被以反革命罪枪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株连亲友逾千万人。

“大跃进三面红旗”，执政者更是无耻和凶恶，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便制造了史无前例的3600万饿死的冤魂。

血腥“文革”、血腥“六四”、血腥镇压“法轮功”、围堵滥捕维权上访人士……

中共斑斑罪恶罄竹难书！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问：

难道，中国人民注定要在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中求生？



难道，中国人民注定要生活在“封建专制”的血腥统治下？

难道，中国人民注定要任人宰割？

回答一个“不”字真的很沉重，很沉重……

那么，中国人民要享受“民主”和“自由”的生活，走向“民主社会”的路究竟还有多远？

有人说，要靠西方民主国家来帮助中国尽快走向“民主社会”。

有人说，要靠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来帮助中国尽快走向“民主社会”。

有人说，要靠“突发事件”来帮助中国尽快走向“民主社会”

……

我认为这些愿望都是好的。

随着冷战的缓解，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放弃或减弱了对专制国家的人民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有些西方政治家自作多情地主张“经济交流带动政治改革”，甚至为了保持与专制政府的联系，而不惜迁就专制政权。对专制政权践踏人权的行径低调处理。我们能完全指望西方吗？

中共体制内也确有“改革派”的存在。我们也非常希望这些“改革派”能为中国尽快走向“民主社会”发挥作用。可目前这些“改革派”的力量在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内部里究竟是占极少数，力量微弱。还没形成足够的力量来推动中国走向“民主社会”。但这些体制内的“改革派”一旦得到下面民众形成的整体力量的推动，他们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广大民众一起把中国推向“民主社会”。可目前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靠“突发事件”来帮助中国尽快走向“民主社会”，那只是一种消极的等待。

鄙人认为，中国，走向“民主社会”的路，要说长也长，要说短也短。

这要看当今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能否重拾“魏晋遗风”。

谈到魏晋，总会想到嵇康，阮籍，山涛，孙登，陶潜这些历史名人，他们蔑视权贵，恣意而为。

然当今中国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好像普遍存在“三缺”：“缺钙”（骨气）、“缺锌”（良心）、“缺睾丸”（尊严被阉割）。

从一定的角度来说，不管哪个朝代，一旦“士大夫”们的“尊严被阉割”依附权贵了，那么这个朝代就是一个最黑暗、最野蛮的朝代。

看看当今中国，看看当今中国之“士大夫”们，就不言自明了。

所以，我说，中国，要走向“民主社会”，当今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必须——

“集体补钙”（骨气），不畏权贵，敢于挺起胸来面对暴政；

“集体补锌”（良心），对得起养育自己的人民，担当起肩负社会道义的重任；

“集体补睾丸”（尊严被阉割），找回自己的尊严，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召唤民众向暴政宣战！

捷克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诗人、剧作家哈维尔就是最好的榜样！

如果，当今的中国“士大夫”们能自觉“三补”了，加上民众日益高涨的反“专制”浪潮，那么，中国走向“民主社会”的道路也就不远了！

How far is China from a democratic society

This essay reflects on China's long struggle to enter a true democratic society. It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 1911 Xinhai Revolution ended imperial rule, feudal authoritarian thinking survived and later attached itself to Communist Party rule, producing a modern form of absolutism. Through campaigns such as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later political suppressions, the author portrays CCP rule as a continuous cycle of violence, repression, and human tragedy. The essay questions hopes placed in Western governments, internal reformers, or sudden crises, calling them insufficient. Instead, it emphasizes that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depends on the moral awakening of intellectuals, who must recover courage, conscience, and dignity, and stand openly with the people against authoritarian powe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记“跑龙套”的民运斗士

——范子良先生

作者：司空先让

编辑：张宇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我与范子良先生认识是在二十四年前，一个噩梦般的地方——浙江十里坪劳教所。

浙江十里坪劳教所位于与江西交界的衢州龙游县湖镇。

该劳教所主要是一个以压榨劳教劳动力换取出口创汇产品的地方，这里生产名牌“新力”羊毛衫，还做打火机、皮包、闹钟、玩具等运往义乌、宁波等中国著名出口地。因此劳教人员被迫每天强制劳役13小时左右，若遇出口任务加重，订单紧迫时还要连续每日加班二、三个小时。个人连续多日如完不成劳动产量就会遭受严厉惩罚。

我亲历过很惨烈的一次：一名规定时间未完成任务的劳教人员，被当众用手铐铐在工场窗户的铁栅栏上，大冬天的用冷水泼其全身再用电警棍电击其下身……他的凄厉惨叫声仿佛是从地狱里传来的！我至今想起来还是不寒而栗！

同牢房一位人称“汤圆儿”的杭州人，老汤曾打人致重伤被判刑劳改6年。刑满释放后，染上毒瘾被送到这十里坪劳教三年，大家都叫他“汤圆儿”。老汤的真名大家记不得了。我与老汤都是杭州人，聊天也比较多一点，他告诉我，“宁坐10年劳改，也不坐3年劳教”。老汤说，劳改多少还有点章法，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劳作也很少这样明目张胆地毒打责罚犯人的。可见劳教是多么的恐怖！

当年我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劳教的，与范子良先生关在同一个劳教队，只是不同一个小队，不过小队与小队之间是紧挨着的。起初我不认识范子良先生，但在放风时从这么多的老年囚徒中我发觉这老人气质举止不同于其他老人囚徒，他举止从容、气质沉稳，在人群中非常显眼。于是我就特别关注这位老人，时值寒冬我进劳教所正好是一月份冬季，十里坪冬季又特别冷，一天我目睹“笼头”（劳教所里的犯人管理头目）秉承管教的旨意在惩罚这位老人，让他赤着双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强制面壁思过（这里已算“轻罚”了，重的足以让噩梦终身）。

过后我向“笼头”打听这位老人的来历，“笼头”说他是“法轮功”，后来我才知道，“笼头”们有意或无意把我们这些人都叫“法轮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么一串词，对“笼头”来说，可能不理解或是嫌麻烦，干脆就叫我们法轮功了。之后我慢慢向“笼头”解释，“煽动颠覆



范子良先生（左二）与友人在一起

国家政权罪”的来龙去脉，“笼头”才有所悟，逐渐分辨我们的所谓“罪名”。

不过当时我确实以为这老人是法轮功，因为那时这个劳教所关的大多数是法轮功和吸毒人员……

真正让我了解范老先生身份的，某天在操场放风时，这位老人左右环顾了一下，然后悄悄地问我，你知道王有才吗？随后又提到一些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异见人士。我一听马上就明白了，这位老人他与我一样，是政治犯，而不是所谓的“法轮功”，是和我同样的罪名进来的。他的名字叫——范子良。也在那一牢牢记在心里。从此我们就成了忘年交和亦师亦友的挚友了！

在十里坪劳教所那段黑暗的日子里，范子良先生不仅是我的忘年挚友，更是我的精神支柱。因为有共同的政见和价值观，随后我们相谈甚欢，更是在艰难的牢狱生活中相互鼓励和帮扶。甚至在“六四”这天我们会不约而同地绝食一天来纪念“六四”，从此他成为了我的挚友更是在精神上成为引领我的老师……

范子良先生是浙江湖州菱湖人，曾供职于上海铁路局（后退休），他为人真诚正直，不阿权贵。早年曾因独持己见，仗义执言深受中共极左派迫害。“六四”期间，范子良先生在一次集会上公开宣布退党并焚毁党证。从此，范子良先生转身投入中国政治变革推进与民主运动。他积极撰写文章，并在当时信息传播工具十分有限的艰苦条件下，不辞辛劳亲自誊写抄录几百份境外媒体文稿发放寄送给朋友和读者。同时范子良先生还主动承担起与境外媒体人卢思清、洪哲胜等的联络工作——在

当年互联网不发达的背景下，能及时将国内异议人士遭迫害的信息向境外传递出去是一件非常不易和担风险的事情。

范子良先生亦多次参与声援行动，积极参与签名呼吁关注受当局迫害的民运人士行动.....

范先生为推动社会进步，以一介平民之身，甘尽「社会进步，匹夫之责」的信念。这其中仅仅因为捍卫传播民主价值理念，竟先后十多次遭到当地公安机关的非法传讯与抄家，个人财产，财产损失仅电脑就被当地国保前后抄走8台至今未还。他也从一个曾是退伍军人、中共党员的人变成了一位为全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士，即便如此范子良先生依然谦逊得称自己只是给民运事业“跑龙套”的。他曾在个人博客里这样写道：“

古装舞台戏时常常看到主角（元帅、将军）出场前有4个（或多个，一般应该是双数）人扛着大旗，口中吆喝着绕舞台一周，然后站在两边，等待主角亮相。主角亮相完毕，坐在太师椅上，这几位抗大旗的就站到主角身后。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一句台词，也没有一点面部表情。如果说他们无足轻重可有可无那也不见得，因为真的少了他们这出戏就不热闹了，元帅将军们没有气魄威风了。我想，要演好这出民主大戏同样也少不了千百个跑龙套的，像我这样的年龄、能力最适合担当“跑龙套”的角色。”

由于范子良先生在监狱里受到种种身心的折磨，吃的都是存放好几年之久的“战备粮”，霉变得连猪都不吃的米，拿来给我们这些“犯人”吃。

范子良先生出狱后先后得过两次大病，一次是胃癌，一次是皮肤癌。

很显然这些病与监狱里的非人待遇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然而，由于他曾在中共监狱中遭受过蓄意非人的摧残，被迫食用霉变“战备粮”，劣质到连猪都不吃。出狱后先后患上胃癌与皮肤癌，这些疾病显然与监狱中的身心摧残有间接乃至直接的关系。

值得庆幸的是，范子良先生勇敢地挺过了牢狱之灾，也躲过了病魔带来的厄运！

前几天，我到湖州看望了范子良先生，先生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如今，范子良老先生虽已89岁的高龄了，却依然关注着中国民运事业的发展。

范子良先生已是耄耋之年，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由民主在中国实现！

在此谨向在为民运事业默默无闻“跑龙套”的范子良老先生致敬！

杭州 司空先让
2025年10月23日

In Memory of a "Supporting Actor" in China's Pro-Democracy Movement — Mr. Fan Ziliang

This profile recounts the author's long friendship with Fan Ziliang, a veteran Chinese pro-democracy activist, beginning twenty-four years ago inside the Zhejiang Shiliping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RTL) camp. The author describes Shiliping as a place built on forced labor for export production, where detainees were driven to work roughly thirteen hours a day, with extra overtime during peak orders. Punishments for failing quotas were severe and public, including being handcuffed to metal bars in winter, doused with cold water, and shocked with electric batons. A fellow detainee from Hangzhou famously told the author that serving ten years in prison felt preferable to three years in RTL, underscoring the arbitrary cruelty of the system.

Fan Ziliang initially drew attention because of his calm demeanor and dignity amid elderly detainees. Camp enforcers loosely labeled many political detainees as "Falun Gong," and only later did the author confirm that Fan, like himself, was imprison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From that point, they became close friends, supporting each other through hardship and even fasting on June 4 to commemorate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The article then traces Fan's background and activism. A native of Linghu in Huzhou, Fan worked for the Shanghai Railway Bureau before retirement. During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he publicly renounced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and burned his party card. Afterwards, he committed himself to political reform and democratic ideals. In an era with limited communication tools, he painstakingly hand-copied hundreds of overseas articles and distributed them to readers, and he helped relay information to foreign-based journalists and media contacts, a risky task before widespread internet access.

Fan also joined signature campaigns and public appeals for persecuted activists. For his persistence, he was repeatedly summoned, his home searched, and his property seized, including multiple computers that were never returned. Despite his contributions, Fan modestly called himself a "bit player" in the democracy movement, comparing his role to stagehands who carry banners to set the scene for the main actors, essential even without lines.

Finally, the author notes the long-term health consequences of imprisonment. Fan endured harsh treatment and poor food in detention and later suffered serious illnesses, including stomach cancer and skin cancer, which the author links to prison conditions. Now in his late eighties, Fan remains attentive to China's pro-democracy cause, hoping to see freedom and democracy realized in his lifetim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舆论转移艺术

作者：张兴贵

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张娜 校对：王滨 翻译：刘芳

“每周一、三、五恨日本，二、四、六恨美国，星期天恨台湾、韩国、欧洲。只有这样，当中国人面对毒奶粉、毒疫苗、高房贷、高医疗费用及洗脑教育时，就没有时间恨共产党了。”这句话乍听像段子，细想却让人毛骨悚然。因为它不是笑话，它是一本真实存在，并且被反复演练的操作手册。

舆论转移的核心逻辑其实特别简单：人的愤怒能量是有限的，只要不断提供一个更显眼、更安全、更容易发泄的靶子，人们就不会去打真正的靶子。就像魔术师左手挥舞鲜艳的丝巾，吸引全场目光，右手却悄悄把牌换了。统治者最怕的，从来不是老百姓恨A、恨B、恨C，而是有一天所有恨都集中到同一个地方——集中到他们自己身上。所以，必须源源不断地制造并轮换“外部敌人”。敌人还要按周排班，不能重复。这样民怨永远是碎片化的、离散的、可控的。

我们来简单拉一条时间线，大家马上就能看出其模式是这样的：2018，中美贸易战，恨美国；2019，反修例，恨“港独”；2020，新冠疫情，恨美国“投毒”；2021，新疆棉，恨耐克；恨西方“反华势力”；2022，佩洛西访台，恨“台独”，恨美国；2023，气球事件，恨美国；2024，仁爱礁补给冲突，恨菲律宾；2025，“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恨日本。

这还只是国际部分。国内还有一套完整的“内循环敌人表”：公知→带路党→恨国党→美分→50万→蛆→润人……标签永远用不完，新造一个只需要三秒。只要大家还在网上互相撕标签，就没人有精力去问：为什么一个普通感冒去三甲医院要花几千？为什么年轻人累死累活996还是买不起房？为什么养老金要延迟到65岁？因为愤怒已经被精准导流了，洪水永远冲不到大坝，而是被引到早就挖好的泄洪区。

这就是舆论转移的终极形态：让被统治者互相消耗情绪资源，直到精疲力尽，彻底丧失追问能力。有人会反驳：“你老说转移舆论，那总得有真实的外部敌人吧？日本美国菲律宾难道不坏吗？”有可能，但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敌人”，而是“谁在挑选敌人、谁在放大敌人、谁在决定今天恨谁、明天恨谁”。当一个国家真正的治理问题堆积如山，却把全民情绪引导到“抵制日货”“砸肯德基”“骂菲律宾是乞丐国”上，这本身就是最高级的转移。因为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外国，而是时间。时间会让喝毒奶粉的孩子长大，时间会让买不起房的90后变成



被割韭菜的40岁中年人，时间会让交了一辈子社保的人发现养老金不够用……所有问题只要拖过十年、二十年，就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到时候再用锅给“前任”“体制不完善”，反正永远没人负责。而舆论转移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老百姓把最宝贵的时间，耗费在互相攻击、互相举报、互相道德绑架上，直到所有问题都被归结为“无法解决的历史旧账”。

鲁迅先生有一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但舆论转移术要让我们相信：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是我们的敌人。当我们每周一、三、五恨日本，二、四、六恨美国，星期天继续恨其它任何人的时候，我们就正好中了圈套。

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日本，不是美国，不是台湾，不是润人，也不是小粉红。真正的敌人，是这种让我们只会恨来恨去、却永远不敢直面真实问题的系统。打破旧制度，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成年礼。

The Art of Diverting Public Anger

This essay analyzes how public anger is systematically redirected away from real governance failures. By constantly rotating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authorities fragment resentment and provide safe outlets for emotional release. As people argue, boycott, and label one another, deeper issues such as unsafe food, high housing costs, medical expenses, overwork, and pension insecurity remain unaddressed. Over time, unresolved problems are pushed into the past and labeled unavoidable history. The text concludes that the real enemy is not outsiders, but a system that exhausts public attention and suppresses accountabil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查老头聊时事

——读 X 重要文章心得体会

(本刊荣誉主编供稿)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12月1日出版的第23期《求是》杂志发表了x的重要文章《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所有官媒都在头版头条做了介绍，我只对文中几点谈些学习体会。

习文强调，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查老头学习体会：

1945年7月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在窑洞里黄问毛，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中国史上治乱兴衰循环反复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略作沉思后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现世界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内涵是以多党竞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法律至上、军队国家化、保障公民人权来制约权力者。毛反对这些，他靠的是个人无上权威和不断的无序无法的群众运动，显然他失败了。

m的“窑洞对”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方案，现提出“自我革命”为第二方案。×文提出要“刀刀向内”“刮骨疗毒”“霹雳手段决不能少”，决心极大，令人佩服。但m时代也讲“自我革命”，m提出著名的警惕“糖衣炮弹”论。建国初即全国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枪毙了革命功臣、天津负责干部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有23.8万名党内异己分子和贪腐分子受到刑事处罚，文革前又大搞“四清”运动。可由于外部制约体制设计的原因，一个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还是出现了。

现在市场经济出现大规模权力与资本结合现象，在外部制度设计不变前提下，现在进行“自我革命”如何保证毛“自我革命”失败的历史不会重演呢？

习文讲，“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我们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

世界多数国家是在多党竞选中，选民用选票将权力赋予某个党。当然，也可以用选票剥夺某个执政党的权力，赋予别的党。我的问题是，我国宪定共产党是永远的执政党，选民没有选择别的党执政的权利（公民也没有成立新党的权利），那这个“我们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是如何“赋予”的呢？

如果每级掌权者的权力都是上级赋予的，那掌权者就只会对上负责，不对下（选民）负责，那习文中谴责

的“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怎能不出现？

习文讲，党员干部要“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腐败突出表现是以权涉私...要通过持续努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查老头学习体会：

X这几段话讲的好！人民监督应以法律保障，我呼吁全国人大要立《网络言×论×自×由法》，坚决打击那些随意封文封号封群、“被喝茶”的乱象。要立《保护公民监督政府法》，坚决打击那些以“攻击XXX”为名用“寻×衅×滋×事”、“煽×动×颠×覆”等罪名任意截访、拘押、判刑的乱象。

要立《新闻法》、《结社法》，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中的公民出版、结社自由，这些政治自由人×权正是人民监督权力的手段、反腐的“防火墙”。

要立《官员财产公开法》，全球已有30个国家立法要求官员财产向社会全面公开，这为社会监督提供了公开透明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第七条规定：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国家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地方各级党纪委与政府监委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合署办公。我建议：修改此条例，纪委监委分开，给监委依法监察执政党内干部腐败的独立性，其重大意义不言自明。

2025/12/6 北京（103）

Reflections on an Important Party Article

This commentary questions whether so-called "self-revolution" can truly break China's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decline. The author recalls Mao's Yan'an promise that democracy would allow the people to supervise power, and argues that this promise ultimately failed. Without elections, press freedom, independent courts, and legal protection for public oversight, internal discipline alone cannot prevent corruption, privilege, or the emergence of entrenched interest group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计划生育 对中华民族的深重祸害

作者：杨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计划生育，这项政策是对中华民族最沉重、最深刻的损害，可谓一场种族浩劫。它并非源于人口学、优生学或纯经济学，而是计划经济供给制的产物，并深刻影响了政治、生物和社会层面。

起源：供给制的产物与历史演变

计划生育的提出者马寅初并非人口学家或生物学家。他自己有多个子女，却因从事工商管理，在计算计划经济供给时，发现无法为所有人口提供必需品。在没有市场调节的条件下，即使今日用大数据或AI，也难以精准规划人类需求。马寅初的建议本质上是控制“吃饭、穿衣、上学”的人口规模，以维持供给平衡。这被老一辈领导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斥为反人类，这种评价并非全无道理——它视人为数字，而非生命。

政策源于50年代城乡二元化：城市“国人”享国家供给（如养老、教育、医疗），农村“野人”则自生自灭，类似于西周奴隶制的模式。城市居民吃商品粮，享有义务教育和文艺科技服务；农村则缺乏这些，农民需上交公粮，生活艰辛。这套体系在共产党统治下恢复顺畅，因为它契合了他们的权力结构。他们不像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那样直接摧毁城市人口——CCP不敢冒险，却内心向往这种分层控制。

70年代初，经济濒临崩溃，粮食短缺，城市优先控制人口。1979年强制“一孩”源于知青大返城：上山下乡的青年回流，人口压力激增，经济濒临崩溃、城市承载力不足。1976-1977年，中国经济已近崩溃，知青运动引发1980-1983年的镇压浪潮，包括反革命言论和民主倾向的打压。80年代，城市最严，从北京、上海、广州等核心城市开始；农村相对松弛，老少边穷地区管得不严，因为那里难以提供医疗和生存保障，却矛盾的允许更多生育。

90年代，政策扩展到农村，与GDP考核挂钩：官员为降低失业、提升人均指标，推行野蛮强制，如山东的“百日无孩”运动，强制流产和结扎成高潮。这时期，中国从纯计划经济转向商品化，CCP放弃全面供给，但户籍壁垒犹在，农民工仍如奴工——一个自称工人阶级的政党，竟发明“农民工”这一侮辱性称呼。粮票渐废，人口红利被强调，但政策不放开，因为官员视人口为负担，而非资源。短视之下，忽略了未来养老金危机：如



今，一个年轻人需养1.3-1.5个老人，社保体系摇摇欲坠。

三重祸害：政治、生物与社会维度

计划生育的祸害体现在三个层面，每一方面都如慢性毒药，侵蚀民族根基。第一，政治上回归奴隶制与奴化社会。它将生育权置于国家掌控，民众如商周奴隶：官员（厅局级以上）可多生，甚至多妻；普通人受限，城市国人曾被赶乡下做野人。西周野人、国人可随便生，只限养育能力；现代中国更退步，生育需许可。几十年强推下，民众习以为常，忘却现代文明与奴隶制的区别。天天听“计划生育”，周围实践它，一群人以此谋生，潜移默化中接受不人道管制。当一件反人类的事推行数十年，便被视为“合理”。这强化了城乡二元，奴化整个社会，让民众天然认可专制，丧失追求民主的根基。那些喊民主却不反对计划生育的人，脑中无真民主——生育权被控，何谈选票？

第二，生物学上违背优胜劣汰，导致种族退化。自然状态下，生育能力强、健康者后代多，促进种族优化，如达尔文进化论所述。共产党一边宣称信奉进化论，一边强制“一孩”：基因优者（身强力壮、教育好）仅一子；劣者借助人工技术（如试管婴儿、催产针）亦一子，抹杀数量差异。结果，人人平均，高素质与低素质混杂，优胜劣汰逆转为“劣胜优汰”。

举例，40-50年代出生者平均寿命最高，因为他们经历自然选择；60-70年代压力大，寿命略降；但80-90年代出生者将面临大规模提前死亡风险。长寿基因无法放大（能活80岁者仅一子），短寿基因平均化（50岁寿命者亦一子）。到50岁，人口减半；过去，多子家庭可放大优势基因。如今，环境和饮食问题加剧退化：中

华民族身体素质整体下降，体质虚弱。忽略人类道德和怜悯，仅从生物学看，这中断了种族自然进化过程，造成不可逆损害。

第三，社会上摧毁正义与抗争的物质基础。作为社会人，我们需道德、正义和担当，但独生子女政策击碎其物质基础。维护正义、保家卫国需代价（如生命）；多子家庭可承受一子牺牲（五个孩子中一子上战场，父母同意）；独子家庭则本能保护唯一血脉，教导“别惹事、活着就好”。这是动物性：成年兽护幼兽，血缘延续高于一切。他死，两家基因断绝。

结果，道德崩坏：父母易成无正义感、无是非的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盛行。CCP乐见此景——独生子女“易管”，不像阿富汗多子家庭，父母不心疼孩子当人肉炸弹。中国抗争声音多女性：男孩被宠成“娘炮”，几代人灌输“别出事、活着就好”，视其为家族延续工具；女孩相对自由。东欧如波兰工会抗争、韩国青年上街，中国却弱——儒家文化同源，但计划生育摧毁基础。若韩国、波兰也“一孩”，抗争必弱。统计学上，独生子女挺身而出者少数：或极强道德（真理胜生命，凤毛麟角），或铁拳砸身（无路可走）。否则，畏首畏尾。

CCP不愿废止，除非养老金、教育崩盘。2015年大数据报告预测人口崩塌，却遭忽视——经济未崩，独生子女“好用”。如今放开二三孩，仍是“计划”，未来或强制：如罗马尼亚“月经警察”。已有单位监测50岁以下女性经期，预示税收、晋升等手段逼生。经济下行掩盖人口损害，但强制社保、保险已现端倪。最终，民众如种猪，被鞭策生育。

结语：卑鄙起源与永恒警示

计划生育源于卑鄙：无法养活，便消灭后代。它中断优胜劣汰，奴化社会，摧毁道义基础，不亚于洗脑，对CCP统治至关重要。马寅初视人为数字，应遭唾弃——他毫无前瞻性，乃反人类罪魁。政策无正面影响，将现代人变奴隶。中华民族需警醒：生育权是自由之本，反对它，方有未来。



The Deep and Lasting Damage of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ost severe and far reaching harms inflicted on the Chinese nation in modern history. The policy did not arise from population science, genetics, or humanitarian economics, but from the rigid logic of a planned economy that viewed human beings as units of supply and consumption. When the state found itself unable to provide sufficient resources, it chose to restrict births rather than reform the system itself. This mindset treated life as a variable to be controlled, not as a value to be protected.

Historically, family planning grew out of the urban rural dual structure established in the 1950s. Urban residents received state guarantees in food,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while rural populations were largely excluded. Population control first focused on cities, then expanded nationwide as economic pressures mounted. By the late 1970s and 1980s, the one child policy was enforced through coercive measures tied to political performance, resulting in forced abortions, sterilizations, and systemic abuse.

The author identifies three major dimensions of damage. Politically, the policy placed reproductive rights under state control, pushing society backward toward a modern form of servitude. When the state claims authority over birth, citizens gradually accept broader intrusions into personal freedom, weakening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tic awareness.

Biologically, the policy disrupted natural selection. Individuals with strong health and resilience were limited to one child, while weaker genetic traits were preserved through artificial intervention. Over generations, this process accelerated aging, reduced population vitality, and created an unsustainable demographic structure that now threatens pensions and social stability.

Socially, the policy destroyed the material basis for moral courage and resistance. In single child families, risk avoidance became instinctive. Parents taught obedience and survival over justice and responsibility. This produced a society less willing to confront injustice or challenge power.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family planning was not a policy mistake but a systemic crime. By severing reproductive freedom, it undermined biological continuity, social ethics, and political agency. Without restoring this fundamental freedom, a genuine future for Chinese society remains impossibl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火焰照地暗：香港宏福苑大火的时代挽歌

——一场灾难与一座城市的失落纪实

《在野党》记者 缪青
编辑：李聪玲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1月26日的清晨，一束意外的火光撕开了城市的沉默。宏福苑的住宅楼外墙突然燃起大火，火舌沿着施工棚架与遮挡网一路攀升，像一条失控的烈焰巨龙，将整座大楼吞噬。当第一束火光照亮整个社区时，香港，这座曾向世界展示秩序、精致与自由的城市，也被照出了最不愿承认的裂缝。

截止笔者发稿为止：128条生命在此刻静止，84人受伤，尚有200余人失联。数字在灾难面前显得冰冷，而它们构成的，却是香港多年未曾面对的黑暗轮廓。

这是数字，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段被截断的生命。香港；那颗曾被称作东方之珠的城市，在火光中显得格外黯淡。

一、火光照亮的，是香港的影子

楼体燃烧的声音像一段暴烈的奏鸣曲，窗户与外墙崩裂的碎响仿佛一座城市的心房逐寸碎裂。从远处望去，那座住宅楼像一支巨大的黑色蜡烛，在夜色中流淌着绝望的泪。有人在街角失声痛哭，有人在黑烟中奔跑寻找亲人，也有人站在安全地带久久沉默——仿佛在试图分辨，这场大火燃烧的，还是他们记忆中曾经的那座城市香港吗？还是那一个自由、繁荣、国际化、亚洲最安全的城市？还是那个“光辉岁月”的香港吗？

宏福苑上空，滚滚黑烟升起的那一刻，许多港人心中的第一反应是：“怎么会变成这样？”

过去的香港，大火极少夺走上百条生命，更不会伴随大规模失联。城市的安全曾经是它的骄傲，甚至被写进许多移民者的回忆里。然而这一夜，火势蔓延之快、损失之惨重，都带着一种香港市民颇为熟悉的“陌生感”。那是一种源自内地式工程隐患、监管塌缩与制度失序的熟悉。

火光映照下的，不止是居民逃生的身影，也是香港“光辉岁月”渐行渐远的影子。一位在场的老居民喃喃自语：“这个地方……再不是我认识的香港了。”

二、曾经的安全，如今成为怀旧

香港曾经是亚洲城市中的安全样本。它的工程标准、监管制度、媒体监督与市民意识，像无形的钢筋，将城市托在坚固的手掌上。但如今，这些手指正悄悄松开，大楼外墙使用的易燃材料、火势蔓延速度、令人震惊的建筑结构、无人能说清的内地熟悉的外包与转包链条在火光中一一暴露。昔日香港的安全感，连同曾经的透明、公义与问责，都在夜色里被灼得发黑。这种痛，港人并不陌生。它来自那股加速内地化的推力，来自那种把生命安全放在政治之后的治理逻辑，来自一种曾让无数华人心惊的“人祸模式”。现在，这种模式，正潜入香港的每一处缝隙。

事故调查初步信息显示：外墙棚架使用不符合防火要求的材料；电梯厅外墙贴有发泡胶板，遇火极易加速蔓延；大楼部分消防设施维护不全；维修工程中出现大量外包、转包痕迹。

在过去的香港，这些情况几乎不可想象。

标准、审查、问责，是香港建筑监管的“三道门”。但是，国安法实施后，城市的优先顺序悄然改变，政权安全压倒公共安全，政治稳定挤压技术监管，媒体与公民监督的空间不断缩窄。

当监督者被压制，制度的漏洞就不会被堵上；当工程成本被无限压缩，劣质材料便找到了生存缝隙。

于是，一个最“不香港”的香港悲剧终于出现。

三、沉默的监管，沉没的生命

如果说火焰的蔓延是爆烈的，那么监管的沉默就是缓慢的死亡。当工程监管被削弱，当媒体不能追问，当公民社会无法发声，当问责制度被稀释成一种姿态而非行动，安全便开始下沉，像一块铁，沉入海底最深处。

宏福苑的火，只是沉到底部的一次爆裂。在此之前，它已经在黑暗中悄悄燃烧了很久。宏福苑的居民有许多抱怨早已埋在心里：维修工程反复延后、材料来历不明、施工方层层外包、社区难以问责……但这些声音在收紧的政治空间里，没有了回响的地方。

香港曾是全球工程与公共安全标准的样板：透明招

标、独立验楼、消防处三重审查、廉署反腐制度的强力介入.....让香港长期以工程标准严谨、公共安全记录较佳著称。

如今，这一切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色。“内地化”不仅是政治领域的变化，更是一整套治理逻辑的更迭：监管靠上级指令，而非制度独立；工程以成本与效率为先，而非安全；公共资源优先投入维稳，而非民生；媒体无法追问；公民无法参与。内地城市中常见的：偷工减料 → 监管空缺 → 群死群伤 → 追责不明 → 再度循环，如今居然在香港上演。

这是许多港人最深的痛：曾经的安全感与信任被悄悄抽走，像被火焰灼过的墙壁，触之即碎。

四、火焰灼伤的，是香港精神

在火灾现场，有居民捡起一片烧焦的金属。那片铁冷得像沉默的纪念碑。他轻轻说：“香港，不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了。”这句话比火焰更刺耳。被烧灼的，不仅是建筑材料，还有那个曾经精致而骄傲、自由而多元、勇敢而执着的香港精神。

那是英国时代培养的专业与法治、是97前后无数港人共同维护的秩序与尊严、是被世界称为东方之珠的繁华背后，一整代香港人日夜打磨的信念。

如今，那份精神正被灼烧成灰，随风飘散。火光中闪烁的楼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曾经的香港的倒影正在远去，那倒影甚至比火焰更令人心碎。

曾经的香港，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媒体追查的起点；现在的香港，媒体报道“必须谨慎”，问责也“必须温和”。

监督的沉默，就是事故的温床。

它让每一颗螺丝松得更快，也让每一次小型隐患被悄悄掩埋，直到忽然一把大火让世人纷纷惊愕侧目，猛烈的火焰让中共治理下的丑陋曝光于天下。

五、灰烬之上：哀悼，是为了拒绝遗忘

我们向逝者致哀。但纪念逝者，也意味着拒绝遗忘他们为什么会死。拒绝遗忘，是为了让这场火不再横扫下一栋楼、下一条街、下一代港人；拒绝遗忘，是为了让香港不在灰烬与麻木之间沉沦；拒绝遗忘，是为了提醒这个城市：光辉岁月不是诗句，而是千万市民以信任与自由筑起来的现实。它值得被守住，即便现在的香港看似已经失去了那把钥匙。

大埔的大火将香港精神被烧灼得体无完肤。

那是英国时代培养的一代城市精英的离散；

是专业主义、法治文化与责任伦理的败退；

是一个城市长期赖以自豪的秩序与安全突然崩裂；

是“东方之珠”暗淡后的那种难以言说的痛。

这场大火，烧毁的不是一栋楼：而是港人共同记忆中的光辉岁月。

结语：愿灰烬孕育新的光

大火终会熄灭，但火焰留下的阴影，会久久笼罩着香港的心口。愿这场悲剧成为一道深深的刻痕，让香港重新记起自己曾经的模样，不是被恐惧统治的城市，而是被自由、制度与公义托起的城市。

愿香港能在灰烬中重新寻找光，不是大火的光，而是城市曾经拥有、曾照亮无数年轻人未来的那束光。愿香港不因灼伤而沉默，愿东方之珠仍有再度闪亮的可能。

宏福苑的废墟上，有居民轻声说：“这不是火灾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夜，记住火光所照映的创伤，记住烟雾中消散的信任，记住香港精神曾经的光亮。

愿这场悲剧不仅成为香港的警醒，也成为城市重建公义、安全与信任的起点。唯有如此，东方之珠才有可能再次闪光。不再因火焰，而因自由；不再因悲剧，而因重生。

《在野党》：记者 缪青 撰写于旧金山 11/28/2025

Flames Over Darkness: A Requiem for Hong Kong After the Hung Fook Court Fire

This article records the Hung Fook Court fire as both a deadly disaster and a turning point in Hong Kong's historical identity. On November 26, 2025, flames raced up a residential building through scaffolding and exterior materials, killing at least 128 people and leaving many injured or missing. Each number represents a life abruptly erased, forcing the city to face a loss it once believed belonged elsewhere.

Beyond the immediate tragedy, the fire exposed systemic decay. Early findings pointed to flammable materials, weak fire protection, and layers of subcontracting that diluted responsibility. Such failures were once unthinkable in Hong Kong, a city long proud of strict engineering standards, transparent regulation, and effective oversight.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deeper cause lies in a shift in governance. As political control increasingly outweighs public accountability, media scrutiny and civic supervision have narrowed, allowing safety risks to accumulate unseen. The disaster reflects a familiar pattern from mainland China: regulatory silence, cost driven shortcuts, and unclear responsibility followed by collective los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mourning must also mean refusing to forget. Only by confronting these structural causes can Hong Kong preserve its remaining civic spirit and prevent further tragedies born of silence rather than fir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哭泣的香港：《国安法》下一场“反中乱港”的火灾追责

——浅谈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因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屋苑宏福苑大火，7座大厦受灾。之后，本应是一场人道灾难后的公共检讨，却再次被拽入政治黑暗之中。当民众发起联署，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要求问责、改善制度，以避免悲剧再度发生时，理应是制度健全社会里最普通不过的公民行为。然而，发起人在周六被警方以“涉嫌煽动”拘捕。

四项诉求，合乎法治。而灾难没有让政府反省，反而成为压迫言论的契机。

这正是今天香港最荒凉的现实：

言论自由已死，公民监督已死，国安法成了枷锁，牢牢锁住每一个愿意说真话的嘴。

中共驻香港国安署更是宣告联署行为为“反中乱港”，这种压迫，并非突如其来，是自2019年的“反送中”以来，一步步被雕刻、强化、制度化的结果。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里，数百万港人提出五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滥权；撤销“暴动”定义；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不予追究；实行双普选。

这五大诉求，是香港社会对体制失信的回应，是市民在持续被压迫之下的最低要求。

但六年过去，结果是什么？

只有第一项“撤回条例”被动完成，但已失去意义，一部更严厉、更全面、更无法上诉、更不受监督的法律取而代之：《香港国安法》。

它不是修补社会裂痕，而是直接把所有裂痕密封、焊死，把自由统统埋进水泥里。

独立调查委员会没有成立，警方被视为“不可质疑的权力体”。六年前，警察在街头、地铁站、校园中的武力使用问题，引发巨大争议。

社会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希望真相得以公

开，责任得以承担，这也是任何成熟法治社会处理公民冲突的常规方式。

但在香港，这项诉求被彻底拒绝。

更讽刺的是：今天的香港，只要公民使用合法权利再提出同样要求——哪怕是针对一场大火、一起意外事故，都有可能被控“煽动”或“危害国家安全”。

“反送中”抗争后，“暴动”定义仍然存在，甚至被无限扩大，2019年参与游行的普通市民，原本希望争取公义，却被当成“暴徒”。六年后，香港的法律环境更恶劣：只要在网上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转发新闻、写标语、参与纪念“六四”活动，甚至在不同官方叙述的群组中留言，都可能被判刑、被扣押、被噤声。

大量年轻人被捕、定罪、入狱，许多人的人生轨迹被改变。他们本应是社会的未来，却被视为对国家的“威胁”。被捕者没有获得宽恕，却成为政治审判的核心对象。

香港人要求的普选更是遥遥无期，“爱国者治港”成为唯一政治标准，“爱港者治港”成为分裂国家标语，香港人民理想中的民主没有实现，进一步倒退。在一场公民运动中，被排除的不是政客，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政治权利。

五大诉求没有被政府认真回应过，成为政府口中“必须压制的动乱根源”之后，如今大火，当民众再度提出“调查”、“问责”、“制度改革”时，政府第一反应不是改善，而是镇压，这便是在2019年坚持抗争的人们所预料到的现实。

《国安法》成为了万能的法治枷锁。

该法定义模糊，“危害国家安全”几乎可以涵盖任何



行为，所谓“煽动”，可以是不满政府的言论、批评公共政策的文章，甚至是一张海报、一句口号、一支蜡烛。当法律缺乏明确限时，权力便可以无限扩张。加之其执法方式不透明，“调查本身”就是惩罚，在国安案件中：拘捕时警方不必公开理由，律师无法接触核心资料，嫌疑人基本无法获得保释，审判由指定法官完成，没有陪审团，媒体报道受限制。这些都意味着国安案件已经脱离正常法治程序。

在《国安法》控制下，寒蝉效应被设计成制度的一部分，只要人们知道“别人因为发起联署被捕”，民众就会自我审查，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

政府不需要抓所有人，只需要抓一两个典型，便能让更多人不敢开口。

这就是政治的恐惧机制。这种政治恐惧，从大陆烧到了香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今天的香港，不再是曾经那个自由、开放、敢于批评权力的城市。它像一扇被焊死的铁门，外表依旧繁华亮丽，内部却暗流汹涌，日益窒息。

独立媒体被关闭、冻结资产、编辑被捕，记者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昔日的新闻自由指数跌落谷底。

工会组织、人权团体、学生组织纷纷解散。不是因为不想存在，而是不敢存在。

教科书也被重写，6月4日被从历史里删除，校园里的政治表达被禁止。

成长中的一整代人，被迫在过滤后的世界里成长。

从2019年后，超过几十万港人离开香港。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逃离恐惧。

对于香港最大的失败不再是经济停滞，而是人民不再相信未来，香港已死。

香港大火的悲剧本应促成政体反思：制度是否有漏洞？官员是否失职？监管是否失效？是否需要独立调查？

这在过去的香港，是常态。无论是撞船事故、地铁出轨、食物安全问题，社会都会要求独立调查委员会——这是香港曾引以为傲的制度。

然而今天，提出独立调查的人被抓，提出问责的人被控“煽动”。

不是社会变了，是制度之下不再允许公民参与讨论。

在《国安法》的铁幕之下，公共治理不再接受监督，权力不再需要解释，而人民不再被允许发问。

法治落幕，赤裸裸的权力统治昭然若揭。

香港人从2019年的反抗，就看到了今日的司法惨剧。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公民监督的社会，是无法纠错的社会。

没有人可以提醒政府错误，没有媒体可以揭露疏忽，没有市民敢提出制度缺陷。

错误变成习惯，习惯变成制度，制度变成压迫。

“反送中”的五大诉求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是防



止今日香港走向黑暗的最后努力。

当五大诉求被忽视，国安法成为枷锁，言论不再被允许，悲剧就不仅仅是火灾，而是整个民主制度的逐步沉沦。

中共抓不完香港人，香港仍有在坚守的人，公义的希望来自那些仍然愿意发声的人。

尽管风险巨大，尽管时代黑暗，总有人愿意站出来告诉权力：真相必须被说出，责任必须被追究，自由必须被守护。

“世界上本就没有英雄，而是一个个挺身而出的凡人。”

我仍愿意书写今日香港，为的是还在坚持的平凡人。正如2019年的街头，正如无数被捕但未沉默的人们，正如仍在要求调查、要求问责的市民。

这是香港不灭的火种。

权力可以压制言论，可以拘捕发声的人，但无法消灭思想。

只要有人记得，自由就不会彻底死亡。

我也记得。

香港大火后的联署被捕事件，只是国安法下无数荒谬事件中的一桩。

它暴露的不仅是权力的狂妄，更是制度对公民自由的系统性摧毁。

“反送中”的五大诉求，如今看似遥远，却正揭示了今日香港的问题根源：没有调查、没有问责、没有民主、没有法治，只剩下恐惧与沉默。

控诉不是为了发泄，而是为了提醒世人——自由与监督一旦被夺走，悲剧就不再是意外，而是必然。

而香港，正走在這條不歸路上。

救救香港，这样的呼求声从2019年一直回响到现在。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为黎智英发声，为自由作证

作者：张宇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王滨 翻译：刘芳

2025年的冬天，香港再次进入世界视线。不是因为繁华的天际线，也不是因为曾经引以为傲的国际金融地位，而是一场原本只属于极权国家的审判——77岁的媒体人黎智英，被再次押往没有陪审团的法庭。

在一个曾经以“亚洲最后的自由港”著称的城市里，一个记者、一个媒体人、一位企业家，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长期单独羁押，通讯被切断，会面被限制，审讯不断被延后。

这不是司法，而是司法外观的包装；
不是法律程序，而是政治目的的延续。

更荒诞的是，这场审判本身几乎不被允许看见。新闻报道受限制，法庭不对公众开放，外界只能从零碎片段中拼凑发生的一切——就连法律界都无法获取完整资讯。司法被蒙上一层厚布，而独裁者却在幕后悄然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

黎智英的案件之所以震动世界，因为他成为了一个象征：当独裁者开始害怕一份报纸、害怕一个人的言论时，说明社会的自由空间已经被压缩到无法呼吸。

国际组织形容这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审判”；

外国政府指出这是“对新闻自由最直接的打击”；

人权观察者更担忧：“这是在以法律之名，行恐惧之实。”

然而最让人心痛的，是审判背后的沉默。

香港街头不再有人群呼喊，不再有记者追问，不再有人能公开讨论这场审讯的意义。沉默不是选择，而是压制的结果，是恐惧的后果，是独裁者的成功。

所以，当黎智英被押上法庭时，被审判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香港曾经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属于全体市民的知情权。

一位老人站在被告席上，世界则在一旁，看着一座城市逐渐失去灵魂。

黎智英的“罪”，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拒绝成为中共希望他成为的那种人——沉默的、顺从的、乖巧的、不提问的媒体人。

在中共的世界里，新闻不是用来监督权力的，而是用来歌颂权力的；媒体不是用来揭露真相的，而是用来制造统一口径的谎言的。一个国家可以没有独立媒体，但绝不能允许自由新闻的存在。因为真相，是中共极权最害怕的武器。



《苹果日报》被封之前，做过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不过是挖掘中共的黑暗、发布抗争者的声音、报道警察暴力、质疑政府决策。在正常社会，这叫媒体的工作；在一党专政的体系里，这却变成“煽动”、“颠覆”、“危害国家安全”。

于是，中共要让黎智英消失——不是因为他犯了法，而是因为他犯了“不能沉默的罪”。

国安法出台后，香港的一切自由被迅速清理：记者被拘捕，社运者被判刑，学生领袖流亡，舆论平台被封杀。在这个被铁幕快速降下的城市里，《苹果日报》是最后一盏灯——所以中共一定要亲手把它熄灭。

如果说中共最擅长什么，那一定是把迫害伪装成法律，把打压包装成“国家安全”，把政治清算披上一层司法外衣，让暴力看起来像制度，让专政看起来像“依法办事”。黎智英的案件，就是一堂残酷而典型的示范。所谓的“国安法审讯”，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审讯，而是一场预先写好的剧本。

没有陪审团——因为陪审团还有可能保留良知；

指定法官——因为独立法官无法保证替政权背书；

拒绝公开——因为害怕阳光照进黑暗；

无限期押后——因为拖延本身就是惩罚。

这些不是偶然，而是精准设计。极权政体从不会只用刀子解决问题，它更喜欢用“法律”——刀子太明显，法律更体面。刀子让世界谴责，法律让世界无奈。

在这种体制里，没有人是安全的，因为法律不是用来保护你的，而是用来对付你的。黎智英不是第一个被这样处理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套机制已经被应用在无数维权律师、记者、学生身上——抓捕、构陷、

秘密开庭、无限羁押、逼迫认罪。香港只是将大陆那套黑暗体系原封不动搬了过来，关上门，把灯灭掉。

这场审判的真正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让所有人看到：只要你敢坚持真相，只要你不肯跪下，你就是下一个。

而黎智英没有闭嘴——这对极权而言，就是不能被允许的“最大罪行”。

今天的香港，看似被铁幕笼罩、被国安法封口、被审查制度窒息，但真正被囚禁的不是城市，而是共产党想象中的“绝对顺从的香港”。

中国共产党统治七十余年，依靠的从来不是正义，而是恐惧；

不是民意，而是暴力；

不是人民的选择，而是人民的沉默。

它怕媒体，因为媒体讲真话；

它怕记者，因为记者揭黑暗；

它怕黎智英，因为他代表着一种无法被改写、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吓倒的香港精神。

或许中共能够控制法庭、控制警察、控制香港政府，但它控制不了人心中对真相的追寻，控制不了世界对香港的关切与记忆，更无法控制历史如何记录它自己的行为。

中共可以继续审判、继续关押、继续拖延、继续制造黑暗，但它无法阻止黎智英的名字成为时代的见证，无法阻止世界看清这个政权的本质——一个害怕真相、害怕新闻、害怕自由的政体。

它害怕到连一张报纸都不能容忍；

它害怕到连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都必须长期单独关押；

它害怕到连一句“光复香港”都要以刑罚去消灭。

只要有人记得香港曾经的样子，它就不是真的死去；只要有人继续发声，自由就不会真正被终结。

真正会被历史审判的，是那个用法律包装迫害、用法庭掩盖暴力、用国家机器打击媒体的政权。

黎智英的审判不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这个时代对独裁的控诉。

真相不会被囚禁，自由不会被消灭。

而中国共产党以为它可以控制一切，却终将发现——它控制不了历史，更控制不了未来。



Speaking for Jimmy Lai and Bearing Witness to Freedom

In the winter of 2025 Hong Kong returned to global attention not for its skyline or financial status but for a political trial that revealed how far the city has fallen. Jimmy Lai a seventy seven year old media founder was once again brought before a court without a jury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He has been held in long term solitary detention with restricted communication repeated delays and limited public access. The process retains the appearance of law while serving political objectives.

Jimmy Lai's case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political prosecution. Court proceedings are tightly controlled reporting is restricted and the public cannot fully observe what happens inside the courtroom.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groups describe the trial as a direct attack on press freedom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warn that it marks the collaps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Hong Kong. What is most striking is not only the punishment itself but the silence imposed around it. Fear has replaced debate and public discussion has largely disappeared from daily life.

Lai has become a symbol of what the authorities fear most independent journalism and refusal to submit. His alleged crime is not violence or corruption but persistence in publishing uncomfortable truths. The closure of Apple Daily extinguished one of the last independent voices in the city.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ordinary reporting is redefined as subversion while criticism of power is treated as a threat to the state.

The structure of the case reveals deliberate design. There is no jury because conscience cannot be trusted. Judges are selected to ensure compliance. Hearings are delayed indefinitely because delay itself becomes punishment. Transparency is denied because openness would expose the nature of power. This model has long existed on the mainland and is now fully applied to Hong Kong.

The purpose of this trial is not only conviction but deterrence. It sends a warning that anyone who insists on truth may face the same fate. Yet repression cannot erase memory or conscience. The attempt to silence Jimmy Lai has instead turned his name into a record of this era. Courts and police may be controlled but history cannot.

Speaking for Jimmy Lai is therefore essential. His trial is not about one individual alone but about the survival of freedom dignity and truth. As long as people remember and continue to speak freedom is not entirely extinguished even in dark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香港大火：李家超的表忠与中共的谎言

作者：毛一炜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彭小梅



“世纪大火”夺走了数百人无辜性命，香港仍在震惊与哀痛之中。然而在事故后的记者会上，特首李家超的第一句话却不是向市民道歉，也不是宣布启动独立调查，而是——“感谢习近平的关怀”。一句话，把一场本应追问责任、制度漏洞与公共安全的记者会，硬生生变成了向上级表忠的政治秀。他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冲在火场、拯救生命的消防员。

李家超是谁？他是香港回归以来首位由警务系统直接晋升的行政长官，没有民意基础、没有民主授权。他的权力完全来自北京，尤其依赖习近平和中共的认可。如今的李家超，政治逻辑完全是“向上负责”，而不是“向市民负责”。灾难发生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民众生命安全，而是如何在中央面前表现忠诚。

香港此刻最需要的——是答案：建筑监管为何多年失效？承办商为何层层外判、责任模糊？政府为何明知楼宇安全危险，却长期坐视不管？为何一再发生类似悲剧，却没有人承担制度性责任？这些问题本应由记者会提出，由特区政府启动独立透明调查。然而李家超的记者会把“感谢中央”放在首位，真相被挤到角落，制度漏洞被掩盖，责任被抽象化。

这正是香港走到如今的根本原因：中共的谎言。几十年来，北京不断宣称“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然而事实是：香港的自由与制度保障，被一步步蚕食。所谓“一国两制”，在中共眼里只是一个美丽谎言，是用来掩盖对香港全面掌控的幌子。李家超在记者会上不停感谢习近平、感谢共产党——试问，他究竟在感谢什么？感谢那些用虚假的承诺掩盖真相、用政治忠诚代替问

责、用恐惧和压制取代自由的上级吗？

“一国两制”本应保障香港特区向市民负责，但如今却变成了笑话：特首权力不再来自选民，而完全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李家超不需要在意香港人的死伤，也不需要回应公众的愤怒，只要上级满意，他就稳如泰山。这就是香港正在内地化的真实写照：自由消失，民主消失，问责机制消失，留下的只是政治忠诚和表演。

看看这次大火，香港政府的第一反应不是追责，不是公开真相，而是抓人、控言论、压制异议——和中国内地完全一样。谁敢批评政府？谁敢联署四大诉求？谁敢揭露制度漏洞？都会被当作威胁、被抓、被收拾。维稳成了首要任务，真相和民众安全被完全忽视。

这场火灾不仅烧毁了建筑物，更烧毁了香港的信任 and 制度。自由不见了，独立调查无从谈起，公众监督被封堵，而李家超在镜头前的“感谢习近平”“感谢中央”，实际上是在宣示：权力来源不是民众，而是中共。习近平和共产党做了什么？他们拿着所谓的“一国两制”承诺，掩盖制度漏洞，纵容官僚不作为，把香港变成了一个政治表忠的舞台。值得感谢吗？显然不。

真正毁灭一座城市的，不是火灾，而是一个让政治忠诚高于人民生命、让谎言高于真相的政府。香港曾经是亚洲的东方之都，曾以法治闻名。而今天，制度被蚕食，自由被剥夺，民意被压制，死难者成为政治祭品。

所有香港人——无论生者还是死者的家属——都在等一个答案：香港的政府是否还能直面真相？是否还能保护市民，而不是继续做中共的表演者？如果不敢，如果不愿，悲剧还会一再重演，而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早已成为中共最荒谬、最致命的谎言。

香港自由的焚毁，是习近平和中共用谎言一步步烧掉的结果。火焰烧毁了建筑，政治烧毁了信任，制度与真相被放逐。面对这样的政府，市民的生命和权利被彻底边缘化，未来的悲剧，只能一次又一次重演。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大火中的香港

作者：黄娟
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2025年的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至少15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香港几十年来最惨烈的住宅灾难，也是香港社会近年最深刻的伤痛。火焰不仅吞噬了混凝土与钢筋，更吞噬了香港人对制度最后的信任。这场火烧掉的，不只是楼宇与生命，而是香港被不断削弱的制度、被侵蚀的治理能力，以及被掏空的社会信任。

一、这场灾难本来完全可以避免

从可燃材料到封死的外墙，从层层违规的施工，到居民投诉长期被敷衍……每一个环节都清楚显示，这不是单点事故，而是治理体系已经烂到根上的结果。监管部门不监管、承包商只图便宜、官员推诿塞责，而所有这些“本来应该避免悲剧的人”，却在火势蔓延的那一刻统统缺席。

二、香港的制度早已无法自我修复

在中共主导的治理方向下，香港的行政体系被迫不断政治化、集中化，官员只关心政治安全，不关心公共安全；只关心维稳，不关心生命；只关心向上负责，不再向下负责。当忠诚成为最重要的能力，专业便不再重要；当政治优先盖过民生，悲剧只是迟早的事。大火揭示的，不是某个承包商的腐败、某个监理的疏忽，而是一个被政治操控至失去专业灵魂的城市。

一个本来以透明、问责、专业著称的香港，已经在系统性侵蚀下变得支离破碎。火灾发生后，政府表现出来的不是愧疚，不是承担，而是害怕批评、害怕追责、害怕有人问“为什么”。于是便出现了：封口、降调、切割责任，把悲剧当成意外，把制度性问题当成“个别事件”。事实上，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不是意外，是必然。这不是事故，是体制失效的结果。这不是无人可控，而是无人想要负责。

159条生命，成为政治与官僚惰性下的牺牲品。而只要香港继续在这种治理逻辑下运作，只要一切维稳优先、政治优先、忠诚优先——下一场悲剧永远不会太远。香港值得更好的治理，值得一个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只会喊口号、推责任、遮丑闻的权力结构。若连这样一场惨烈的大火都无法唤醒掌权者，那香港真正燃烧的，不是楼宇——而是未来。

1997年7月1日，香港在欢呼与烟火中回归中国。那一夜，无数人相信历史将开启新篇章——“一国两制”被



包装成政治智慧的象征，象征专制与自由可以共存，象征制度可以兼容差异与自治。《中英联合声明》郑重写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人们以为，香港会在主权与自由之间找到平衡。那时的香港，是世界的香港，是东方最后一块自由土地。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事实证明那场庆典不过是序幕。香港的回归，并不是通往融合的起点，而是通往控制的起点。这座曾代表法治、开放与新闻自由的城市，在权力的逻辑中被一步步改造成一个可被掌控的样本。所谓“一国两制”，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过渡期——目的从未是共存，而是彻底吸纳。

2003年的“二十三条立法”抗议，十万人走上街头；2014年白皮书的发布、“8-31决定”的落地与“占中运动”的爆发；2019年“反送中”运动成为最后的抗争。这一系列事件，不是偶然的碰撞，而是宿命的轨迹。每一次抵抗，都让中共更确定：自由是威胁，自治是幻觉，必须被消除。

三、以“国家安全”为名降临的《国安法》

自2020年起，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三权分立已不复存在。立法会选举机制被全面重构，“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议会只剩单一声音。司法系统的独立性被侵蚀，法官遴选与判决面临政治压力。行政体系则完全听命于中央，自治已形同虚设。

公民社会被系统性瓦解，独立媒体被关停，《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相继消失；工会、学生会、民间组织被迫解散；言论与出版自由受到全面监控，民众形成“寒蝉效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自由经济的活力也

难以长期维系。香港曾以法治、公信力和资讯自由吸引国际资本，但如今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逐步被新加坡取代——这并非短期可逆。

街头不再有抗议的声音，校园不再有讨论的空间。

香港人开始自我审查，新闻机构学会沉默，出版商学会删除。

自由的死亡，不是爆炸式的坍塌，而是细密的窒息——

当人们学会在沉默中生存，专制就赢了。

今天的香港，依旧灯火通明，地铁依旧准时运行，港岛金融区依旧忙碌。

但那是被控制的繁荣，是被监视的平静。

金融业的交易看似活跃，却建立在审查与恐惧之上；

法律依旧存在，却成了压制异议的工具；

教育体系被“爱国课程”取代，年轻一代在控制中成长，不再质疑、不再追问。

外在的繁荣掩盖了精神的荒芜，这正是专制最完美的胜利形式：

让一个社会在顺从中继续运转，在服从中自我修复。

过去，香港以独立司法和资讯自由赢得国际信任。

如今，这些支撑已被彻底掏空。

外资撤离，国际机构转向新加坡；

人才流出，思想迁移。

经济数据或许仍能维持“繁荣”，

但那只是数字意义上的活着——

灵魂意义上的香港，已经死了。

西方世界曾发出制裁与谴责，但无济于事。

香港的命运，不再由香港决定。

所有权力的源头都集中在北京，

而国际社会的抗议，只能成为道德表态。

自由世界无法拯救香港，因为香港的失败并非偶然——

而是一个被规划的结果。

它注定要被“收回”、被“同化”、被“改造”，

直至成为一个不会再谈自由的地方。

有些人仍在寻找希望，

但希望必须建立在可变的现实之上。

而香港的现实，是彻底的结构控制。

选举被改造、法院被收编、媒体被瓦解、思想被阉割。

当所有通道都被封死时，所谓“希望”只是自我安慰。

香港不会“恢复”，因为它不被允许恢复。

专制不会让实验重来一次。

对北京而言，香港的沉默才是稳定的象征；
对世界而言，香港的死亡只是地缘政治的注脚。

这座城市的坠落，不仅是一场政治的失败，更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它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当权力没有边界，承诺就没有意义；

当自由失去制度保障，繁荣也只是幻觉。

香港不是被时间遗弃的城市，而是被权力摧毁的城市。

她曾是自由的灯塔，如今成了专制的样板。

灯塔熄灭后，海面仍会闪光——但那只是火光的反射，不再是希望的光。

没有希望，也不需要希望。

因为希望意味着尚有回头的可能，而香港已无路可退。

她的命运已经完成，她的终结已然书写。

留下的只有一个事实：

专制赢了，自由输了。

这就是香港的结局。

没有重生，没有奇迹，只有沉默的延续——

和一座被记忆缓慢掩埋的城市。

Hong Kong in Flames

The 2025 Hung Fuk Estate fire in Tai Po killed at least 159 people and became a stark symbol of Hong Kong's systemic collapse. What should have been a preventable tragedy exposed deep failures in governance, regul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Flammable materials, sealed exteriors, ignored resident complaints, and layers of subcontracting pointed to a city where public safety has been sacrificed to political priorities. Since 1997, Hong Kong has steadily shifted from autonomy toward centralized control. Major protests from 2003 to 2019 were suppressed,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dismantled civil society, media freedom,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Governance now rewards loyalty over professionalism and stability over human life. The fire was not an isolated accident but the predictable outcome of a system that no longer allows oversight or correction. Hong Kong may still appear orderly and prosperous, but its institutions are hollowed out. In such conditions, disasters are no longer surpris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恶贯满盈的中国式佛教

作者：鲁慧文

编辑：韩立华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起笔的时候纠结了很久要不要用这个词来放在标题，但似乎不用这种极限词已经无法表达我对于佛教对中国深度伤害的痛恶之情。是的，佛教，严谨一点说中国式佛教对于中国的伤害是深入骨髓的，是罄竹难书的，是全方位的。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起源于古印度，是当时印度几百种宗教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教派，从起源到现在基本没有在印度形成气候。大约在公元前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起初在民间流传，我想之所以能够超过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或者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例如萨满教之类的，在民间逐步兴盛起来，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民需要一种大众心理学去支撑连年战乱痛苦不堪的生活。东汉之初昆阳之战（公元23年），随后公元40-100年，连续60年的征服西南蛮夷和匈奴、羌人作战，民间疾苦如地狱。直至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是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标志着东汉的崩溃开始。东汉时期，老百姓需要交农业税，要服徭役（成年男子服劳役或兵役），我们可以从上面时间线看出来东汉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打仗，也就是家家户户的男丁基本都在服兵役。著名的《十五从军征》就是徭役悲歌（出处：东汉民歌《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主题：反映百姓长期服兵役、家破人亡的悲惨现实）。“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描述的就是一人十五岁就出去打仗，八十岁才得以回乡。在路上遇到同乡人，问其家中还有谁。远远望去，是自己的家，却只剩满地坟墓和松柏。这首诗是古代文学中最深刻的反战诗。在我看来，这首诗是夸张了，那种生存条件下，又连年战争，有几个人能活到八十岁呢？据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推算，东汉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均为25-35岁左右。《后汉书》中多有“疫病流行”、“民多饥死”等记载，出土墓葬的人骨数据显示，很多人死于20-40岁之间。

佛教的核心是讲究来生，苦行僧、现在吃苦来生享福、自己吃苦子女享福等自修自度的核心思想。小乘佛教就是自己吃苦修来生，大乘佛教就是去传扬佛法、慈悲他人、普度众生，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和自己一起吃苦修来生。老百姓在连年战乱、疫情肆虐的时代生不如死。这样一种精神食粮在那个不识字不懂基本社会常识，最基层的社会群体中是最容易流传的。它让老百姓能够较为心安理得的接受命运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包括



饥饿、疾病、战争、死亡等并且认为这种苦是合理的，吃苦是为了来生享福的，所以一切就顺理成章的被接纳下来。佛教这个外来宗教结合当时百姓的疾苦更具有了比本土宗教的适应性（要知道道教是对人的灵性、学识、认知、能力等有一定要求的）。简单的讲，就是人们有了一种念想，这种念想让人们能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得以留存一线生存的希望。

佛教的这种大众自我安慰功能对于任何一个集权统治阶级都是天降馅饼，岂有不吃之理？于是统治阶级开始介入推动佛教的推广。直至今今天，佛教这个外来宗教仍然被作为主要宗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盛行着，可以说有佛教的地方就有民间苦难。而基督教这种天然带着人民权利、个体权利、自我感知的民主化宗教在中国被打压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佛教在进入中国不久就已经政治化了，这种民间免费安慰剂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会放过的。玄奘在西游取经之后回来受到了皇帝的隆重欢迎，而拒绝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世界四大佛教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就遭受了各种死亡折磨，并且在整个历史记载里面几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这个佛教史上重要的世界级人物就被中国从历史上直接清除出去了。

佛教在传入中国几百年之后鸠摩罗什诞生于龟兹国（如今的新疆库车一带），他的父亲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家族，是一位僧人，母亲是龟兹国公主，他从很小开始就跟着母亲在寺庙中学习佛法，并从幼年开始就已经得道，有了很深的造诣。因此龟兹当时成了佛教加速进入中国的中转站，而精通印度语、梵语和汉语的鸠摩



罗什更是成为了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的桥梁，他翻译了许许多多的著名经文，比如《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并且他的佛教思想对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多个著名佛教发源地建筑有直接影响。鸠摩罗什的译经是把经文从梵语翻译成汉语，而玄奘是用汉字的形式把梵语的声音模拟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玄奘这只鹦鹉翻译的东西里面有很多不认识的字，因为很多梵语的发音在汉字里面找不到对应发音，他就创造了很多汉字来对应梵语的发音，充其量玄奘就是皇帝养着的一只模仿梵语的鹦鹉）。但是为什么鹦鹉可以成为座上宾，而圣人却查无此人？这就是鸠摩罗什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斗争的背景故事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盛情邀请鸠摩罗什为政治服务，和他们站在一起，为他们的统治进行宗教背书。因当时追随鸠摩罗什的信众比追随皇帝的还多，鸠摩罗什就是活佛一般的存在，皇帝需要这样一位可以有众多信徒的人物在自己身边，以提高自己的统治向心力和所谓的民心凝聚和政治稳定。但是这个鸠摩罗什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三番五次的拒绝当时的皇帝吕刚。吕刚本乃鲁莽之人，早已失去耐心，于是对鸠摩罗什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包括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牛，恶牛乱舞，他洋相百出，给他灌酒让他破酒戒，把他赤身裸体和自己的表妹放在一起数日逼他破色戒，如此种种，恶行百出，让他在民众心中活佛的形象毁掉（如此看来中共给人泼脏水是有历史遗传的），失去民心。鸠摩罗什历经千番磨难，仍然不从，直至后来到长安去传播佛法。约公元401年鸠摩罗什抵达长安，路上历经战乱、被俘、漂泊，期间除了被吕光控制的这17年以外，他还经历了饥荒人吃人的时期。终于公元401年，北方的后秦皇帝姚兴攻下凉州，姚兴是鸠摩罗什的仰慕者，派使者邀请鸠摩罗什入都长安。此时鸠摩罗什已57岁，随后他被尊为国师，在今西安城外的草堂寺安顿下来，作为自己的译场带领弟子翻译，留下来大量佛教经典。

哪怕是世界四大佛学翻译家之一，哪怕有众多的佛教经典译本，鸠摩罗什本人也因为一生中大部分时期与统治阶级对抗，不受用于统治阶级而被折磨、被冷落。以至于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仅有几百字。这就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不服从政治的典型例子。而相反的例子就是玄奘，一只不懂印度语、不懂梵语、用自己创的汉字模

仿梵语声音译经的鹦鹉，却因积极靠近皇权受到皇帝的极大吹捧，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著名的《西游记》也是以这只鹦鹉为原型来写的，成为了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在当今的各种文艺形式中，西游记人物都被演绎出各种版本的故事，源远流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政治文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历史一步一步走来，仔细观察，每一个民间疾苦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时期几乎也是佛教盛行时期，而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期恰好又是中国经济发展上升时期，难道这是巧合吗？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几近崩盘，也是基督教在中国无法生存，传教违法甚至坐牢的时期。中国表面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却是一个宗教盛行与否可以作为政治情况反应的晴雨表的国家。

佛教本来是叫人修心向善，自修成为一个宽容有大爱的人。它最初也和基督教一样是一个希望人间有爱、有怜悯慈悲的宗教，却被中国的统治者拿来用于告诉被统治阶级你只有吃苦才能有来生，今生你享福了来生就不好投胎或者就会很不好，或者你享福了你的子女的福报就被你耗尽了之类的，这种说法在民间已经深入人心，也奠定了老百姓习惯性吃苦、不反抗的思想来源，也是百姓失去斗志、失去自我认知、自我痛苦觉察、自我需求觉察的根源所在。这就是佛教的罪恶所在，它在精神上奴役着百姓，让百姓从精神上服从。从民俗、节日、语言、艺术乃至日常生活，许多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文化习惯、语言表达、乃至节日习俗，都带着浓重的佛教色彩。

比如我们现在相信业、相信因果、相信好人好报、相信不是不报，日子未到、相信坏人一定会被天收。于是普通老百姓恪守着人性，恪守着善良，遵守着人的底线，但是统治阶级却大肆掠财。比如老百姓相信吃苦是福，相信努力会有回报（这是从今生吃苦来生享福上转变来的）。于是中国老百姓可以在被欺负了的时候忍让，就有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说法。中国老百姓很多相信吃素，觉得吃肉是杀生（这应该是中国人会气血不足，而欧美人没有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中国人可以任劳任怨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可以996、007却不反抗，因为相信吃苦是福，吃亏是福。而中共统治阶级呢？杨兰兰呢？网传杨兰兰是习近平私生女，她的零花钱是普通中国人把大脑想烂都想不出来的数字，1.35亿零花钱，还只是其中一个卡。普通老百姓感觉自己上坟都没用过这么大的数字，如同宇宙的边界是人类的大脑无法想到的一样，中共统治阶级的钱的数量也是普通老百姓的大脑无法想到的。

比如六道轮回，老百姓吃亏吃苦默认为自己来生还能做人、那些贪污的坏人肯定下辈子来不了人间了。于是老百姓自动洗脑自动吃苦，进入一个死循环，也就演变出来生还做华夏人的说法，因为相信自己吃苦是修来生的。

比如前世今生，中国人相信自己没有基本权利，比如退休老干部一个月退休工资几万，免费医疗，农民一个月退休金100多块。但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呢？因为还有佛教的一个思想，就是我肯定是上辈子没有修来今生的福气，那些享福的人肯定是上辈子做好事了。这个可以很大程度上平复他们看到社会不公、自己遭遇不公时候的心情和态度，同时也能让他们心满意足的吃今生的苦，因为他们来生也想有一些基本权利。

鄙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就是中国没有法治的一个体现，坏人可以随便被原谅。中国是一个不讲法治，讲人情、讲改过自新的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法治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伤害。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面业讲了，所以中国人成了全世界最乖、最懂事、最好管理、最好统治、最没有思想、最像羊群的一群人。

比如烧香拜佛。明明是经济下行，统治者各种控制、让老百姓到了无法呼吸的地步了，老百姓明显感觉日子过不下去了，却说是流年不顺，却说是八字不好，却说是年份不好，需要去寺庙烧香拜佛，这就又养了一大群肥头大耳的释永信们。去佛前忏悔，祈福，却不明白，你之所以穷得活不下去，穷得娶不上媳妇、买不起房子，是因为中共统治阶级利用中央集权拿走了几乎全部社会财富，你跪在佛前祈求的时候，烧香的钱和寺庙门票钱又养活了释永信们。

比如相信地藏王菩萨。于朦胧死了，网传给习近平献祭了，全国都在封禁他的信息，老百姓明知他死的冤枉、凄惨，却没有办法为他做任何事，只能给地藏王菩萨抄经、点灯。老百姓没有权利，没有法律，只能拿起佛教的武器，所以你能明白佛教为啥必须为政治服务了吧，鸠摩罗什要是早点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渗透的太多了，可以说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佛教的影子，佛教是中国统治阶级的一种政治手段，它可以用无形的力量化解更多统治危机，可以说佛教在中国统治中起到的作用比任何一个朝代的军队起到的作用都大千倍百倍。

罪大恶极的中国式佛教，它不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牺牲品，并且还是心甘情愿。

【编者按】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杂志社。

The Deep Harm of Chinese-Style Buddhism

This essay argues that what the author calls "Chinese-style Buddhism" has caused profound and lasting harm to Chinese society by functioning less as a spiritual tradition and more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Buddhism, originally a minor Indian religion emphasizing compassion and

liberation, entered China during periods of extreme war, famine, and suffering. In this context, its focus on endurance, suffering, and reward in a future life offered psychological comfort to people trapped in unbearable conditions. However,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his comfort came at a severe cost.

According to the text, Chinese rulers quickly recognized Buddhism's value as a tool of governance. By encouraging beliefs such as accepting hardship, obeying fate, and postponing justice to the next life, Buddhism helped stabilize authoritarian rule. Over time, it taught ordinary people to endure injustice rather than resist it, turning suffering into a moral duty and submission into virtue. This, the author argues, weakened social resistance and normalized oppression.

The essay contrasts two historical figures to illustrate this politicization. Kumarajiva, a major Buddhist translator who resisted political co-option, was humiliated, abused, and largely erased from official history. By contrast, Xuanzang, portrayed here as compliant with imperial authority, was celebrated and immortalized in Chinese culture. This contrast is used to argue that obedience to power, not spiritual depth, determined historical legacy.

The author further claims that many everyday cultural beliefs in China, such as karma, fate, reincarnation, and the idea that suffering is virtuous, have reinforced passivity. These ideas, the essay argues, discourage people from demanding rights, challenging inequality, or seeking justice through law. Instead, injustice is explained away as destiny or punishment for a past life, while corrupt elites enjoy immense wealth without accountability.

In modern China, the author sees Buddhism continuing to serve power by redirecting social anger away from political causes. Economic hardship, inequality, and repression are reframed as personal misfortune rather than structural injustice. Temples and religious figures profit, while people are encouraged to pray instead of protest. In this sense, the essay argues, Buddhism has become a system of spiritual pacification rather than moral liberation.

The conclusion is stark. The author asserts that Chinese-style Buddhism has helped produce a society that is obedient, self-blaming, and politically disarmed. Rather than making people better or freer, it has made them more willing sacrifices. The essay does not attack spirituality itself, but condemns the use of religion as a mechanism of control, arguing that true human dignity requires rights, law, and resistance, not endless enduran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不做中共的帮凶

作者：Lewis Lin 2025 年 11 月 22 日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一、引言

极权主义社会的暴力不是由统治者单独实施，而是由庞大的执行体系维持。从纳粹德国到苏联大清洗，帮凶结构在所有极权国家中都占据中心地位。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极权统治通过使所有人参与其犯罪行为，从而摧毁道德判断的能力。”（Arendt, 1951）

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的七十五年中，通过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与宣传体系，使国家暴力制度化，导致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损失。本文在学术研究基础上，梳理中共历史上的主要政治迫害事件，并从伦理学与政治理论角度论证：普通人拒绝成为帮凶，是当代中国人最重要的道德行为命题。

二、历史案例与可验证数据：中共极权体制中的“帮凶”形成机制

2.1 土地改革与镇反运动（1950–1953）

根据中共中央1954年内部总结，镇反运动中“处决反革命分子71万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史》，法律出版社，2016），此数据为中国官方统计，是最少估计。

学者丁抒（Ding Shu）等研究指出，地方干部与“积极分子”组成了主要执行力量，通过划分阶级成分、组织群众斗争会，使普通农民群体参与迫害邻里。

（丁抒：《红色风暴》，香港，1998）。

帮凶机制的特征包括：

- 阶级标签化
- 群众斗群众
- 通过参与施暴获得政治安全与物质利益

在群体成为中共帮凶的同时，又为中共后续的运动奠定模式。

2.2 三年大饥荒（1959–1961）：制度性谎言与死亡

关于大饥荒死亡人数，最广为学界接受的研究来自：

- 杨继绳，《墓碑：1989亿万农民的死亡史》（香港，2008）估计死亡 3600–4500 万人
- 国际学者 Frank Dikötter，《Mao's Great Famine》（2010）根据县志与档案，估计死亡 4500



万人以上

饥荒的根源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政治制度造成：

- 基层干部虚报粮食产量
- “放卫星”导致征粮过度
- 严厉打击“右倾”导致无人敢说真话

这造成了中共的“执行链条”，让地方干部成为灾难的主要帮凶。

2.3 文化大革命（1966–1976）：群众暴力的制度化

根据官方《文革三十年纪念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96）内部资料：

- 20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
- 700多万人致残
- 数千万家庭遭受冲击

国际学界估计数字更高：

- Andrew Walder (2019)：至少 150 万直接死亡
- Roderick MacFarquhar：《The Cultural Revolution》：全国共有 3000 万以上人受迫害

红卫兵、造反派、工宣队、军宣队均成为中共国家暴行的帮凶。

案例：1966 年北京“红八月”，北京市委公开记录显示：

- 1772 人被打死（北京市公安局内部通报）
- 文革清楚揭示：极权国家通过恐惧与政治动员，将普通人转变为执行暴力的主体。

2.4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国家暴力现代化
根据 *《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2001) *内部文件, 中共军方投入 20 万军人进入北京执行戒严。

死亡人数:

- 《纽约时报》引用红十字会内部数字: 至少 2600 人

- 外交部发言人1990年承认: “伤亡数以百计。”

- 英国驻华大使馆电文 (2017解密): 估算至少一万人死亡

国家暴力的执行链条包括: 军队、武警、宣传系统、电视台封锁、大学党组织配合惩戒。

2.5 计划生育: 国家控制身体的制度工程 (1980–2015), 联合国人口基金 (UNFPA) 报告指出:

中国“一胎化政策”造成“广泛强制堕胎、强制绝育、人权侵犯” (UNFPA, 1998, 2002)

案例:

- 湖南郴州 1991 强制堕胎案 (纽约时报调查)

- 山东菏泽“百日无孩”运动 (BBC 报道, 2013)

- 中国计生委内部数据: 1980–2009 共执行 3.36 亿次节育手术

执行者: 乡镇政府、居委会、计生办、妇联干部。这是极权制度长期、系统化侵入私人生活的典型。

2.6 新疆再教育营与宗教迫害 (2017–)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OHCHR, 2022) 报告指出: 在新疆存在“严重人权侵犯”, 包括任意拘留、文化消灭、宗教限制。

联合国估计 100–150 万维吾尔人与哈萨克族人被拘禁。

执行体系包括: 公安、武警、监狱管理部门、科技监控企业、庞大的举报机制 (网格化管理)。

三、帮凶结构的政治逻辑: 理论分析

3.1 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阿伦特认为极权统治利用:

1. 思想空洞化

2. 行政服从

3. 责任分散化

使普通人参与系统性暴力却不自知 (Arendt, 1963)。这一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共历史案例。

3.2 米尔格伦服从实验: 为何普通人会成为帮凶?

Stanley Milgram (1963) 的实验表明: 65% 的普通人在权威要求下会实施致命电击。

在中共体系中, 这种服从被放大:

- 组织控制

- 恐惧文化

- 意识形态洗脑

- 政治利益诱惑

让参与迫害成为可理解的社会行为。

3.3 “不合作运动”理论

甘地、阿伦·夏普 (Gene Sharp) 等认为: 暴政的力量来自个体的民众与被统治者的合作。拒绝合作本身就是反抗。

这为中国的现实提供启示: 普通人只要拒绝参与谎言与迫害, 就能削弱暴政的结构。

四、我们如何在现实中“不再做帮凶”?

结合极权研究与公民不服从理论, 普通人可采取的非暴力方式包括:

1. 拒绝参与举报与数字监控 (Gene Sharp,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2. 不传播谎言与政治宣传: 这是削弱极权意识形态的重要步骤。

3. 支持被迫害者与良心犯: 国际研究表明: 社会支持能显著减少国家暴力的效果。

4. 海外华人拒绝参与统战系统。

5. 在安全范围内传递历史与真相: 历史记忆是對抗极权的最重要资源 (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2017)。

五、结论: 拒绝成为帮凶, 是中国民众未来最重要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制造了一系列灾难, 其结构性暴力依靠的是庞大的帮凶系统。从土地改革到新疆再教育营, 历史反复证明, 极权强大, 不是因为统治者强, 而是因为人民被动或主动地合作。因此, 拒绝合作, 就是打破极权的开始。这是未来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自由、法治与尊严的前提。

当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不做帮凶”, 中国的暴力政治结构才能真正瓦解, 一个新的时代才会到来。

参考文献 (全部真实可查)

Arendt, H. (1951).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court.

Arendt, H. (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Viking.

Dikötter, F. (2010). *Mao's Great Famine*. Bloomsbury.

Yang, Jisheng. (2008). *Tombstone*. Hong Kong: Cosmos Books.

MacFarquhar, R., & Schoenhals, M.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der, A. (2019). *Agent of Disord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ilgram, S.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Sharp, G. (2012).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OHCHR (2022). *Assessment of human rights concerns in Xinjiang*.

UNFPA (1998, 2002). *Reports on Reproductive Rights in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史》. 法律出版社, 2016。

《天安门文件》 *The Tiananmen Papers*. (2001).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独裁下的经济塌陷

——从改革开放到皇权复辟的毁灭之路

作者：卢超

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活动陷入持续的低迷与不确定，内需不足、外贸承压、青年失业率高企、民营企业信心受挫，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焦虑。面对这场系统性的经济困境，本文旨在剖析其深层政治根源，强调一个核心论断：经济的兴衰，始终是政治选择的表象，而当下的经济困境，正源于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向。政治倾向，如同经济之舟的船锚，决定了航向的开放与闭塞，以及最终的民生福祉。

韬光养晦与经济腾飞的“黄金二十年”

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时期，虽然体制依旧，但政治核心暂时聚焦于“发展”与“稳定”。这一时期的政治倾向可以概括为：对内放权搞活，对外融入全球体系，奉行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策略。

政治上的务实主义：领导层采纳了集体领导制，政策制定倾向于技术官僚主导的务实路线，将经济增长（GDP）视为主要衡量指标。这种暂时去意识形态化的务实作风，极大地降低了私人资本和外来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为市场提供了稳定且可预测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经济上的全面开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一步，这展现了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决心。宽松的政策鼓励外资进入，成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同时，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得到保障和扩大，成为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这种开放与稳定的政治环境，是经济整体向上的根本原因。

政治集权与经济转向：从集体领导到“皇权”的路线更迭

自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来，特别是通过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之后，中共的政治路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的核心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化与个人化，打破了此前相对平衡的集体领导制度，形成了类似“皇权制”的个人决策模式。经济发展的重心从“效率优先”转向了“意识形态优先”和“国家安全优先”，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并导致了持续的结构性的困境。

核心根源：个人化集权导致政策朝令夕改：在集体领导制被削弱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成为决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因素。这种机制的弊端是政策缺乏制衡、难以预测且极易出现“运动式”执行，形成了市场最

厌恶的“朝令夕改”环境。从2020年起，突然针对互联网、教育、房地产等核心行业的全面打击，就是这种个人意志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的体现。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尤其是私人资本）对营商环境的信心崩溃，加剧了资本外流和投资停滞。希捷（Seagate）工厂等外资企业的撤出，正是对这种政治不确定性的“用脚投票”。

“战狼外交”对经济的直接国际反噬：在个人化权力驱动下，中共的外交路线也趋向强硬和意识形态化。“战狼外交”的推行，使得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陷入持续的紧张与对抗。这种非务实的外交策略，直接催生了西方世界的“去风险化”（De-risking）和供应链重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正在被政治因素快速侵蚀，外贸订单和FDI（外商直接投资）的下滑，是中共将政治野心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的直接后果。

“封关锁国”与内循环的自我限制：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内循环”战略被提升到极致，并伴随着对数据、人员和信息流动的严格管控。这种“封关锁国”的倾向，不仅在疫情期间以严苛的“清零政策”表现出来，在疫情结束后也未能完全解除。对国际交流的限制、对敏感数据的收紧，以及意识形态对文化和资本的渗透，都严重阻碍了市场活力和创新精神。经济的活力源于开放和竞争，主动或被动地与世界脱钩，只会限制中国经济的潜能，并最终让民生承担代价。

结论：结束专制才是经济复苏的根本

历史昭示，经济的繁荣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或市场问题，它与政治体制紧密挂钩。江胡时期的经济成功是政治上选择“务实、稳定、开放”的结果；而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则是政治上选择“集中、个人化统治、意识形态优先”的直接后果。

民生经济的根本在于信心、活力和预期。当政治方向让外资感到不确定，让民企感到压抑，让社会感到紧张时，投资会停止，消费会萎缩，创新会枯竭。换言之，政治才是经济的根本。唯有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彻底打破权力的垄断与“皇权”思维，建立法治保障下的自由市场，才会有真正具备活力的自由经济。否则，任何经济上的修补都只是扬汤止沸，无法改变衰退的命运。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县城婆罗门

—— 中国的基层权力结构正在固化

作者：周敏

编辑：张宇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在过去十五年间，中国的县城发生了一场外界几乎看不见的深刻变化：

一个以身份垄断、权力继承、资源控制为核心的地方等级结构正在迅速固化。

我们称之为“县城婆罗门阶层”。

这种阶层化并不是文化遗产，也不是经济自然演化，而是威权体制在基层治理中长期积累的产物。其结果就是：县城的社会活力被抽空，向上通道被封死，年轻人被迫逃离，地方治理陷入了自循环的保守化。这一结构成了中国社会向下沉落的关键推手。

这个现象可以描述为：县城正固化为一个“身份社会”。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大社科系、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在过去十年的调查指出，中国70%的人口增长与创新资源正在向大城市集中；县域财政高度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县域公共就业系统（编制内）在当地占30%-50%，远高于城市。在一个经济活力不足、机会稀缺的环境里，县城自然而然走向了“身份决定阶层”。拥有体制内身份=拥有稳定；拥有权力关系=拥有尊严；拥有内部资源=拥有上升通道。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则排斥在外部。挤不进编制=没有未来；没有人脉关系=没有公平机会。循环往复不断固化。县城婆罗门阶层由此而生。

那么，权力为什么可以在县城得到“继承”？

中国的县域治理研究显示，约有2100个县级行政单位，它们呈现出一种典型结构：

政法系统（公安、法院、检察院）本地化倾向极强；

教育、卫健、住建等系统普遍存在“熟人化招聘、内部消化”现象；

事业单位、国企和城投公司吸纳当地最优质的稳定收入岗位。

在这样一个结构里，权力具有了三个特征。

一、家族化倾向

大量地方研究成果指出，县域事业单位与体制岗位存在明显的“家族集中性”。乡镇到县级的权力系统存在“科长-局长-书记”的关系链条。婚姻成为阶层内部的再结合机制，也就是说，体制内的通婚率高。这就意味着，县城的权力并不是公开竞争，而是继承、嫁接和血缘化。

二、执法权力高度集中

县城有三大权力：行政权，执法权，资源分配权。而这些往往由同一批人、同一套关系网掌握。在缺乏监督体系的环境中，这种体系天然形成了资源闭环。因此，一个县城的经济结构再怎么变化，其权力结构却几乎不会变化！

三、资源配置由“权力逻辑”支配，而非市场逻辑。

县城资源包括：老师编制、医院岗位、工程项目、国企招聘、土地指标和城市建设预算等。调查指出，这些资源在县城往往由不到10%的人掌控分配权。而这10%的人，形成了现实中的县城婆罗门。

那么，县城婆罗门阶层为何会阻断社会流动？我们可以大概分析一下。首先是，教育机会被体制化。县域教育财政中，目前80%以上用于人员支出，几乎没有空间进行真正的教育质量改善。而老师岗位是高度体制化的，优质岗位由关系网分配。这就造成了普通家庭的孩子无法获得优质教育，体制家庭的孩子却能享受教育资源的倾斜。教育成了阶层固化的关键环节。其次，所有的经济机会被压缩为“体制内 VS 体制外”。县城缺乏产业，但体制岗位十分稳定，这形成了极端结构。体制内：铁饭碗+地位+资源，体制外：低工资+无机会+无保障。在县城里，体制内平均工资是体制外的2-4倍，体制外劳动者的社保缴纳率远远低于大城市水平。县城私营经济一年比一年差，对本地就业的吸纳能力持续下滑。而这一切意味着：体制就是命运。

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普通家庭的年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便会选择远走大城市。十几年间年轻人口净流出率超过30%。部分县城18-35岁人口占比跌到15%以下。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是比统计数据更加糟糕的。年轻人代表的是创新变革与改天换日的勇气，他们走了之后，身后的县城便愈加陷入保守结构，和对外来竞争的恐惧。县城进一步陷入“老龄化-保守化-权力固化”，形成了一个东亚等级社会。

那么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威权体制是不会允许一个开放的县城存在的。县城婆罗门阶层之所以形成，并不是地方官员个别腐败，而是整个制度结构决定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权力不透明。在没有透明预算、没有自治、没有独立媒体的环境里，权力者天然优先满足自己及自己的人。而普通人无处申诉，没有渠道监督。中国的制度决定了资源永远向上、向内流动，而不会向社会扩散。第二是，社会组织受限，公民（实际上只是居民）无法参与治理。在健康的民主国家里，县城往往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单位，是NGO、公民组织活跃的场域，是媒体定期监督的对象。但是在中国，自治是被行政化的，社会组织被审批牢牢控制，公民参与和舆论监督都压缩到极小。结果就是只有权力能决定县城的走向。最后一点，威权结构让县城必须维稳。县城要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对人民负责。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不是发展，而是不出事，不给上级添麻烦，不发生“政治风险”。于是一个怪象出现了：创新被怀疑，活力被压制，社会被降级。权力需要“稳定”来证明自己合理（尽管谁都知道这个“稳定”是波涛汹涌的表象）。这正是县城婆罗门阶层最坚固的土壤。

县城婆罗门阶层的问题不是地方问题，而是威权结构问题。它的根源在于权力不受监督、资源不公开透明、社会组织无法成长、公民（其实是居民）参与被最小化、以及媒体不能独立监督。要走出阶层固化陷阱，必须从制度层面改变权力逻辑。要建立真正的地方自治，公开预算和公共资源分配，建立独立的媒体与审计机制，鼓励公民社会和公共监督，让权力回到人民的问责之下。开放、透明、民主是唯一解药。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大城市的高楼与高科技决定的，而是县城的公平与自由决定的。

县城能自由呼吸的那一天，中国才真正拥有未来。



County Brahmins: The Solidification of Grassroots Power in China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China's county level society has undergone a quiet but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A rigid local hierarchy has emerged, characterized by identity monopolization, inherited power, and controlled access to public resources. This structure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rise of the "county brahmin" class.

This phenomenon is not a cultural legacy nor a natural outcom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the product of long term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s a result, social mobility in county towns has collapsed, economic vitality has drained away, and younger generations are increasingly forced to leave. County governance has entered a self reinforcing cycle of stagnation.

In many counties, society has shifted toward an identity based order. Institutional status determines stability,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Access to government or public sector positions defines class boundaries. Those inside the system enjoy secure income and social authority, while those outside face low wages, weak protection, and limited prospects. Over time, this divide has hardened into a closed hierarchy.

Power in county towns displays three defining traits. First, it is increasingly familial. Research shows strong concentration of public sector positions within interconnected families, reinforced through marriage and personal networks. Second, enforcement power is highly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law enforcemen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re often controlled by the same networks, forming closed loops without effective oversight. Third, resource distribution follows power logic rather than market logic. Key assets such as teaching posts, hospital jobs, land quotas,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controlled by a small minority.

This structure blocks upward mobility. Education becomes institutionalized, economic opportunity shrinks to a system versus non system divide, and young people vote with their feet. Population outflow accelerates aging, conservatism, and further power consolidation.

The root cause is structural. Power lacks transparency, local autonomy is absent, civil society is constrained, and accountability flows upward rather than toward the public. Without openness, supervision, and local self governance, county brahmins will continue to solidify. A society cannot modernize when its grassroots are sealed shu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共独裁的统治哲学

作者：张宇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任何政权的根基，不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而在于民众是否相信它的正当性。枪杆子可以让人屈服，却不能让人信服。一个政府若要长久，必须让人民相信它所说的一切——相信它的制度、价值与承诺。可悲的是，中共从未真正拥有这种信任，它只是把“公信力”伪装成一种政治产品，用无数的谎言去维持虚假的信任表象。

中共的统治哲学，是建立在“真理垄断”之上的。它将自己定义为真理的唯一拥有者，把党和国家、政府和民族、权利和正义捆绑为一体。它反复灌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政治洗脑的核心逻辑——当中共成功让人民相信“离开共产党，中国就会毁灭”，真相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于是，谎言被制度化。信息流通被控制，舆论被塑造，历史被篡改，连语言也被重新定义。人们的思想被修剪成单一的声音：歌颂、赞美、服从。而当质疑被视为“叛国”，当诚实被惩罚、沉默被奖励，整个社会的信任就不复存在。

所谓“为人民服务”，只是权力的遮羞布；

所谓“共同富裕”，不过是国有资本扩张的政治包装；

所谓“民族复兴”，更是合法化自身统治的修辞。

每一条口号都是谎言的延伸，中共并非靠真相统治，而是靠不断制造可供相信的假象。然而，公信力并非可以无限伪造。一个国家的谎言越多，它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惧就越强；当民众再也不相信新闻、数据、法律与制度时，这个国家就已经失去了维系社会的根本纽带。信任一旦被摧毁，军事再强大，也只能在虚伪中自我腐朽。

在极权体制的经济哲学中，数字不是事实，而是统治语言。GDP成长率、失业率、居民收入、财政盈余——这些原本用来反应现实的指标，被改造成了“政治稳定”的象征。权利不再关心经济是否真实增长，而是关心增长是否“听话”。

中共的经济神话，建立在两个支柱之上：造假与控制。

虚假数据的生产机制，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共谋。每一级官员都知道：只要数字漂亮，职位就稳固；只要报告顺眼，真相就无关紧要。于是，“报告优于现实、数字高于生命”的荒诞逻辑就诞生了。基层隐瞒灾情，上层粉饰太平，国家的统计体系变成了一座宏大的剧场——

台下观众热泪盈眶，台上演员心知肚明。一部虚构的繁荣史，被当作真实的未来蓝图。

这种以数字塑造现实的方式，正是极权政治最精巧的谎言艺术。它用虚假的繁荣掩盖真实的衰退，用被操纵的统计制造信心，用经济的假象延续统治的合法性。人民不再被允许知道“经济有多差”，他们只被告知“形势一片大好”。于是社会陷入一种集体催眠——每个人都怀疑真相，却又不得不假装相信。

真正的经济体系，必须以规则、公平和透明为核心。而在中共体制下，这些都成了禁忌词。民众不再相信统计数据，企业不再信任政策承诺，投资者不再相信未来。信任的崩塌，是经济的末日。

今天的中国，表面仍有高楼林立与数据繁荣，但地基早已松动。股市割尽韭菜，房地产泡沫化，失业潮蔓延，外资撤离——这是谎言的必然报应。中共用谎言制造繁荣，用暴力掩盖真相，但无法阻止崩塌的加速。

教育，理应是一个民族最纯净的地方，培养理性、自由与求真的精神。然而在中共体制下，学校早已不再是教育机构，而是意识形态的温床。教材被改写，历史被抹除，思想被消毒。学生从小学起就被教导“感恩党”、“热爱祖国”，被训练去背诵政治口号，而非独立思考。中共口口声声宣称“教育兴国”、“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可它最害怕的，恰恰是拥有独立思想的青年。于是，它在“教育”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是知识与真理，而是服从与恐惧。

高等教育也未能幸免。大学不再是学术自由的殿堂，而是权利的延伸。教授讲真话会被解聘，学生批评体制会被举报，思想多样性被消失殆尽。研究经费被政治忠诚所取代，论文成果沦为政绩装饰。于是，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代人，变成了最沉默的一群人——他们学会了如何避谈真相，如何在谎言里求生。

当这些青年走入社会，又迎来另一种谎言：就业。

官方失业率永远“保持稳定”，现实却覆盖着漂泊的毕业生身影。所谓“灵活就业”，成了掩盖失业危机的漂亮说法。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被迫成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主播，用自己的劳力去填补制度性失衡的黑洞。

中共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因为青年失业意味着政权合法性的瓦解。于是，媒体鼓吹“年轻人要吃苦”、“躺平不可取”、“考公是最优解”，把压迫包装成“奋斗”，把

绝望粉饰成“选择”。那些质疑制度、呼喊不公的声音，被归类为“负能量”；那些试图揭露真相的青年，被告知“要有正能量”。这并不是教育，而是驯化；不是引导，而是扼杀。

当年轻人不再相信未来，一个国家就失去了未来。

中共让教育失去了诚实，让青年失去了方向，让整个社会陷入集体的精神虚无。所谓“人才强国”，不过是空洞口号；所谓“青年希望”，不过是自我欺骗。因为在一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制度里，再聪明的头脑，也只能被迫沉默。

被掠夺的，不只是就业机会；被毁掉的，是思想的自由、人格的尊严与一代人的信念。当青年不再怀抱理想，而是学会恐惧与伪装，这个国家的未来，已经提前老去。

今日的中国，被谎言层层包裹。

医疗是假象，养老是空壳；

股市被操控，教育被洗脑；

就业被虚报，现实被粉饰。

每一处崩坏的不是数字，而是信任的结构。谎言像慢性毒药，渗透制度的毛细血管，腐蚀价值、侵蚀良知、摧毁希望。当一个国家的公信体系完全塌陷时，机器虽然仍在运转，灯光依旧明亮，却只是外壳尚存。

因为谎言的本质，是自我毁灭。

它需要不断制造新的谎言去掩盖旧的谎言，直到整个体系陷入疯狂。一个没有真相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空气的空间——再精致的装饰，也无法掩盖窒息的现实。当公信力彻底坍塌，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不再相信制度，也不再相信彼此。那一刻，坍塌的不只是政权，更是民族精神的最后防线。

也许，中共仍能继续假装强大，用宣传制造繁荣，用暴力维持秩序。但真相不会永远沉睡。它会在某个被压抑的夜晚，在某个普通人的觉醒里，在某场偶然的事件中被重新点燃。因为真相不属于政权，它属于人类的良知。

当人民终于拒绝再相信谎言的那一刻，便是这个政权终结的开始。



The Ruling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foundation of any regime lies not in military force, but in whether people believe in its legitimacy. Force can compel obedience, but it cannot generate tru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never possessed genuine public trust. Instead, it manufactures an appearance of credibility through systematic deception, treating legitimacy as a political product sustained by lies.

At the core of CCP rule is the monopoly of truth. The party presents itself as the sole holder of truth, merging party, state, nation, power, and justice into a single entity. Through constant indoctrination such as "without the CCP there would be no China", the regime seeks to convince citizens that its rule is inseparable from national survival. Once this belief is implanted, truth itself becomes unnecessary.

Lies are therefore institutionalized. Information is controlled, history rewritten, language reshaped, and dissent criminalized. Questioning authority is labeled betrayal, honesty is punished, and silence is rewarded. Under such conditions, social trust collapses. Slogans like "serve the people", "common prosperit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function not as commitments, but as rhetorical tools to legitimize power.

In the economic sphere, numbers become instruments of control rather than reflections of reality. GDP growth, employment data, and income statistics are manipulated to signal political stability. Officials are promoted for producing favorable figures, not for improving real conditions. As a result, fabricated prosperity replaces lived experience, and society enters a state of collective pretense.

Education, rather than cultivating critical thinking, is transformed into ideological training. From primary school to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taught obedience instead of inquiry. Independent thought is suppressed, academic freedom eroded, and youth unemployment concealed behind euphemisms like "flexible employment".

As lies accumulate, trust disintegrates across institutions. When people no longer believe data, laws, or promises, the social fabric unravels. A system built on deception cannot sustain itself indefinitely. When citizens finally refuse to believe the lies, the regime loses its most essential pilla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香港为何必须被记住

作者：毛一炜
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张娜 校对：熊辩 翻译：刘芳



香港的问题，从来不是经济数字的起伏，也不是楼市的涨跌，而是香港人曾经拥有、如今却正在失去的尊严、自由与信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是华语世界最罕见的自由之地：可以批评政府、可以集会、可以自由出版，也可以把新闻当作真正的新闻，而不是宣传品。香港人相信制度会保护他们，相信只要按照规则生活，就不必畏惧权力。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自由。

北京曾向香港承诺普选、承诺自治、承诺“五十年不变”，但这些承诺从未兑现，反而不断收回。所谓“循序渐进”停滞不前，所谓“高度自治”持续被侵蚀。中国共产党一再出尔反尔，规则随时可以被改写，而香港人只能一再承担后果。

因此，反送中运动并不是突然爆发，而是多年累积的愤怒被点燃。当北京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时，香港人立即意识到那是一条通往黑暗司法体系的通道。修例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被送往大陆，一个缺乏制衡、缺乏透明度，甚至可能让人“失踪”的司法系统。反送中从来不是“一宗案件的争议”，而是香港社会对长期被背叛的集体反抗——北京声称不干预，却不断干预；声称保障自治，却持续削弱；声称五十年不变，却二十多年便已改变。

修例只是导火索，而真正的火药，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不守承诺。反送中之后，北京没有选择沟通，而是选择全面压制。国安法落地后，香港的空气从自由变成沉默。街头标语消失，媒体被迫关停，民选议员被取消资格，学者、记者、律师陆续被捕。普通人可能因为一句口号、一个贴纸、或一条留言就被问话；自我审查像雾一样笼罩整座城市。

最令人心碎的是，连悼念都成了罪行。

香港曾是全中国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

方。维园的烛光，是几代香港人的良知象征，也是华语世界最珍贵的公民记忆。但如今，维园被封锁，主办者被逮捕；点一支蜡烛、发一张贴纸、穿一件黑衣，都可能被指控为“煽动”或“颠覆”。人们不敢悼念，不敢聚集，不敢提起那段历史。

从一座敢于点亮烛光的都市，到如今连烛光的影子都被视为危险，这不是秩序，而是恐怖的统治。

然而，自由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人记录时代，有人保存档案，有人把真相带出香港，也有人继续告诉下一代：“我们曾经拥有自由，也依然值得拥有自由。”专制可以封口，却封不住记忆；可以摧毁组织，却摧不毁心中那一点不愿屈服的火光。

香港的意义，不仅属于香港人。它提醒整个华语世界：当权力不受制衡、当承诺可以被随意推翻，一个社会可能以惊人的速度坠入黑暗。从制度到新闻自由，从司法到教育，从悼念到历史记忆，只要权力愿意，一切都可以被清空。

无论北京如何删改历史、封锁媒体、制造恐惧，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从未打算兑现对香港的承诺。从普选到自治，从司法独立到言论自由，每一项都被它亲手撕碎。香港走到今天，并非因为“动乱”，而是因为专制政权无法容忍一座拥有自由灵魂的城市。

真正让他们恐惧的，是一个事实：没有共产党，中国一样可以繁荣、文明、自由，而香港正是最鲜明的证据。也正因为如此，香港必须被记住。记住这段历史，是对独裁最直接的否定；记住香港的抗争，是对自由最顽强的坚持；记住中共的背叛，是对世人的提醒——一个不守承诺、以谎言治国的政权，无法带来未来，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全。

只要记忆还在，只要有人愿意说出真相，只要我们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那么终有一天，专制会被扫入历史，而香港将再次点亮属于自己的光。



台湾，中华民主之光！

作者：鲁慧文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2017年的一天，我和一个台湾朋友用微信聊天，因我深知微信是被中共控制的，如果说敏感词可能会被封号，这一场沟通出现了他一个人不停的说，而我不敢回复的情况。那个时候他总说“台湾怎么样、中国怎么样”，而我忌惮于中国和台湾这两个词的对立。我很抵触用“台湾”和“大陆”这两个词的，这两个中共喜欢用的词让我觉得不舒服，也会让我台湾的朋友不舒服。于是我想了好久该如何表达地点，我和他说以后你就直接说“台湾怎么样”、“北京怎么样”、“上海怎么样”就行。他生气了，说：“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话都不能说，不能说就不说了。”

他的大概以为每一个生活在中共统治区的人都讨厌台湾，或者都是坚持主张：台湾是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所以有时候对我说话很冲，似乎是抓住了一个敌人一样，那种冲的语气让他情绪激动到忘了——我们是朋友。其实，叶总，我一直想对你说：我虽然生在中共统治的土地上，虽然我被捂上了嘴、不能在中国光明正大的表达，但是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坚持——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请叶兄以及和叶兄一样热爱台湾的台湾人不要失望：不只我，身边还有一些有良知，有独立思考能力，有自己想法的人。哪怕在中共高压统治下，在中共把支持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设立为中共最高法律判罚之一（最高可判死刑），也一直反对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的说法。我们永远支持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你们的自由、民主、法治之路骄傲，也始终与世界上所有支持台湾的人站在一起！

为了更好的支持和声援台湾——一个独立国家，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我们中国民主党成立了《支援台湾事务部》，我们会不定期举办支持台湾的活动，用实际行动与所有热爱自由与民主的人并肩，守护台湾这盏自由民主之灯。

台湾人民与中国人民曾同根同源，在中国被中共邪恶政权夺权后，中国这片土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凄惨境地。值得庆幸的是，台湾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守住了文明之光，用自由、民主、法治守护中华民族的未来。

中共从历史书及民间文学与信息中剔除了国民党在抗日时期的贡献，并对国民党极尽诋毁，用电影、歌曲等形式篡改历史、颠倒黑白。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国民众对国民党、蒋介石、台湾产生敌意，同时在意识形

态和主流媒体上塑造中共的“伟大”形象。在这片媒体被中共把控，变成他们的肉喇叭的土地上，人民难以获得事实真相，这种监狱般的信息控制推缓了中国人民接近文明的时间。但我仍相信有许多中国人善良、能分清善恶、内心渴望自由民主。他们只是被蒙蔽、被恐吓、被迫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一个台独罪最高可判死刑的环境中，普通人无法作出自由的选择。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越来越多的关于台湾的视频或者文章的评论区，看到越来越多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台湾。哪怕在台湾是中国的这种主题的视频下评论一句“凭啥”，也是他们的反抗，即便在那些诋毁台湾、鼓励台湾“回到中国”的视频下反讽的写出“回来干嘛，回来等着被摘器官，回来等着吃地沟油吗？”也深刻地表达了对中共的反抗，对台湾的支持。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一个孩子在台湾的山峰上举着中国国旗的视频下有人评论“傻子”，也有很多人不敢发声只能为这个评论默默点赞。在中共高压统治下，中国进入了网络文革式的时期，老百姓的一言一行都被深度监控，但仍有越来越多的蛛丝马迹表明，老百姓虽然不敢说什么，但是他们心念与中共不同。

这种不同，就是希望，哪怕中国短期内难以立刻实现民主与自由，但是越来越多的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把祝福送给台湾：你们是自由民主之光、是华夏文明的希望、证明华人也能拥有自由民主。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光，也请你们替另外一片土地上，那些为了追求自由民主之光而失去生命的人活下去！

Taiwan, the Light of Chinese Democracy

The author recounts a conversation with a Taiwanese friend that reveals the fear and censorship faced by people living under CCP rule. Because open speech is dangerous, many Chinese citizens cannot freely discuss Taiwan or democracy. The author clearly states support for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views Taiwan as a living example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in the Chinese world. While mainland China is trapped in repression and propaganda, Taiwan preserves civilizational values that were lost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The essay emphasizes that many Chinese people silently support Taiwan, and this quiet solidarity represents hope for the futur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危楼下的“被沉默者”

——吹哨者的沉默，是危楼倒塌前最后的警钟。

作者：曹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前几天，参加雕塑家陈维明和中国民主党的“中国病毒美东巡游”凯旋活动，想起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一段往事。那些事让我更加确认：在独裁体制下，人民的沉默被当作“稳定”，吹哨者的勇气却被当作“威胁”。从李文亮的遭遇，到身边普通人面对被封舆论与被焊死的门的无声抗争，中国的疫情悲剧不是天灾，而是政治的必然。今天，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在危楼倒塌前仍敢高喊“危险”的人——他们，是民族良知最后的守夜者。

在一个“党治高于一切”的社会里，真相不是用来拯救人的，而是用来维护权力的。当真相成为禁忌，人民的生命就沦为数字和草。

在全国哨声被压制的背景下，不只是李文亮，还有身边的普通人被卷入风暴。我——曹杰就是其中之一。在疫情最初爆发的日子，我通过海外与民间渠道分析病毒真实传染力，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出预警，提醒身边的人保护自身安全。

然而，我并未获得感谢，而是被警方以“造谣”、“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拘留审讯。我唯一的“罪”，就是敢在真相被封锁的时刻发声。

那一刻，中国的“吹哨”成了罪行。

李文亮因为“造谣”被训诫，而我则因为“非官方身份”发出警醒，被当作“制造恐慌”的对象。这两件事虽然性质不同、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却来自同一种体制反应：当真相被视为威胁时，发声者就成了“罪人”。

疫情不是突发的灾祸，而是一场早被制造的制度性悲剧——因为在中共的治理逻辑中，政治高于科学，稳定压倒真相，忠诚凌驾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在病毒爆发的关键时期，医生被噤声，专家被驯化，媒体被控制。

体制的反应不是“警觉”，而是“掩盖”；不是“救人”，而是“维稳”。

结果，病毒在谎言中扩散，城市在命令中封锁，而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在被焊死的铁门与断绝的医路之间，失去了呼吸的权利。

独裁的最大恶，不在于杀戮的频率，而在于它让人对死亡的反应变得麻木。

从封城、清零到“次生灾难”，每一次人祸都被包装成“人民战争”的胜利。

那些因延误治疗而死的老人、因封控自杀的青年、因隔离抑郁的母亲，都被统计成“可控范围”。

中共以数字掩盖痛苦，用口号压制悲伤。

一个把生命当作草芥的政权，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安全，只会制造一场又一场新的危楼崩塌。

电影《危楼愚夫》里，一个破败危楼中，一个孤独的老人拒绝搬离，坚持为真相与尊严而战。周围的人早已麻木，习惯了沉默，甚至嘲笑他的“固执”。

但当那栋危楼真的倒塌时，人们才明白：他不是愚夫，而是最后一个记得“人”应有尊严的人。

从李文亮到方斌，再到无数像我这样只是出于本能提醒他人的普通人——我们或许没有相同的影响力，却都在那个危楼摇晃的时刻试图发出一声微弱的警告。

他们明知危险，却仍然开口；他们知道不被允许，却仍然选择说出真相。这是一个理性社会最后的哨声。

然而，极权体制最害怕的不是病毒，而是真相的自发传播。

在这样的政权眼中，人民不需要知道，只需要服从；社会不需要警钟，只需要宣传。

今天的中国，依旧是一栋正在裂开的“危楼”——表面光鲜，结构腐烂。

共产党可以强行封住每一个人的嘴，却无法封住历史的记忆。

每一个被迫沉默的公民，都是潜在的吹哨人；每一次被压抑的呐喊，终会化作新的回声。

身为一个普通人，我的经历并不特殊，却是这一代无数普通人的缩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因为一句出于善意的提醒而付出代价。这场试炼，不属于某一个人，而属于整整一代人。

一个国家的真正危险，不是疫情，不是经济，而是当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怕。

当吹哨者被视为敌人，人民便成了被蒙眼的囚徒。

而当一个政权视人命为数字、以谎言为护墙时，它的命运，也终将在谎言的崩塌中走向终结。

我们不忘所有吹哨者，和他们遭受的打压，不是为了回望悲剧，而是为了守护未来的清醒。

真正的纪念，不是沉默的花，而是继续发声的勇气。

当权力以谎言筑楼，真相就是唯一的救赎；

当人民都成了“愚夫”，这个民族才能真正觉醒。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高智晟·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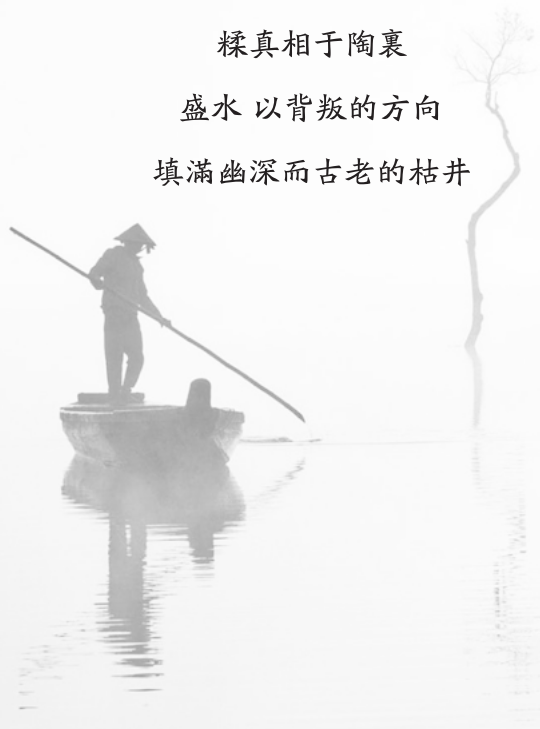
文：蔡丹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你扶與扶不起來的思想
仍藕斷絲連 乃至
一眼掠過的千年與蒼穹
還在震顫

白駒穿城時
耳語漫天
關於風 關於你
無關 離岸之夜

縱有天瀑
揉真相于陶裏
盛水 以背叛的方向
填滿幽深而古老的枯井



拒绝屈服：徐勤先与六四抗争

作者：毛一炜
编辑：张宇 责任编辑：张娜 校对：王滨 翻译：刘芳



最近我在油管刷到王志安频道更新的一段历史影像——徐勤先庭审的视频，画面来自1990年3月17日。三十多年过去，这段庭审影像第一次完整公开。视频中，徐勤先面对军事法庭，神情沉稳，语气平静地说：“我不同意使用武力。”没有激烈的抗议，也没有刻意的姿态，只有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坚定。那一刻，他的平静本身就像一种沉默的力量，让人心头一紧。

1989年六月的北京，街头的学生和市民手无寸铁，却被共产党和军队以暴力镇压。徐勤先是当时的第38集团军军长，拒绝带兵入京镇压学生，甚至拒绝在调兵令上签字。这个决定意味着他直接违抗上级命令，也意味着承受无法预料的惩罚。最终，他被秘密军事法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庭审中，他没有求情，也没有辩解，只有冷静、沉着的神态。那份安静的坚持，比任何激烈的抗争更让人动容。

影像里，庭审室的光线昏暗，徐勤先坐在法庭上，眼神清澈却带着沉重的分量。旁边的审判官面无表情，周围的环境压抑而沉默。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紧张和恐惧。他的选择，是军人的职业底线，也是良知的底线。三十多年被封锁的历史，在这段



影像里重见天日，让人切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复杂和残酷。

看到这段视频，我的思绪回到了初三那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学会“翻墙”，第一次看到了关于六四事件的影像。屏幕上，一个大学生映入眼帘，戴着眼镜，头上绑着红色头带。他的眼神坚定，骑着自行车奔向天安门广场。他说：“去游行，去天安门广场”。记者问他为什么，他回答“I think It's my duty”。短短一句话，却让我第一次理解责任感和勇气。画面中的他，不只是一个学生，更像是历史的一部分——一个时代里敢于站出来的人。

徐勤先的庭审和那个大学生的画面在我心中交织。一个在军中核心选择遵从良知，一个在街头选择挺身而出。时间、身份、环境不同，但他们的行为本质相通：在关键时刻，他们拒绝背弃自己的判断，拒绝让良知沉默。看着这些影像，我感到一阵寒意，也感到敬意。那份在压迫面前依然坚守的勇气，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量，也提醒我：历史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真相终会揭开。

而曾经用枪口镇压学生、用谎言掩盖真相的共产党，其统治必将终结。血与恐惧无法永远压制人心，谎言无法永远掩盖历史。迟早有一天，真相将冲破封锁，暴政会被彻底推翻，党权必将下台。人民的记忆和良知才是永远的裁判，历史不会忘记，也不会宽恕。

Refusing to Obey: Xu Qinxian and the June Fourth Conscience

Recently released court footage from 1990 shows General Xu Qinxian calmly telling a military tribunal, "I oppose the use of force." As commander of the 38th Army in 1989, Xu refused to lead troops into Beijing or sign orders to suppress unarmed students. He knew defiance meant punishment, yet he chose conscience over command and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The quiet dignity in the courtroom reveals a moral line he would not cross. His stand echoes the courage of students who marched that June, believing protest was their duty. Though history was buried for decades, these images restore truth. Violence and lies cannot erase memory foreve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为什么我支持台湾，也支持台湾独立

作者：彭小梅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我真正理解台湾的价值，不是在书里，也不是在新闻里，而是在这次香港大火、在港人一次次向制度伸手，却只抓住冰冷空气的那些瞬间。我站在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的壁画《倒下》前，看着香港朋友讲述自己如何渐渐被时代的洪流推向无路可退的深渊。他们说香港的崩塌不是意外，是制度选择。

我听着听着忽然明白：如果台湾也被拖下水，那么华语世界就连“自由曾经存在过”的证据都将消失。

我见过太多让人窒息的真实：封控时焊死的铁门、白纸运动里年轻人被连夜带走、微信里一句正常抱怨都能变成“煽动”、家人朋友习惯性沉默，因为怕出事。人在恐惧里待久了，会忘记自由本来的样子。

看到台湾电台公开骂政府、立法院吵到桌子都快掀翻、年轻人夜里走在街上不用回头张望……我知道那不是侥幸，那是文明的底气。台湾守住的不是选举，而是华语世界最后一块免于恐惧的土地。

有人说台湾独立是“分裂”。我只想问一句：难道被强迫统一、被消灭制度、被剥夺自由，就不算分裂人的生命尊严吗？台湾若被并吞，不是地图换颜色，而是人民换命运。支持台湾独立，不是反华。相反，它是在保护华语世界，唯一一个仍能证明“华人不是天生顺服专制”的社会形态。

中共最害怕什么？不是美国，不是日本，而是台湾这座活生生的对照组。台湾证明：华人社会依然能有新闻自由；政府可以被监督；权力可以被限制；人民不是统治者的附属品。

台湾不是挑衅中共，台湾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让中共的全部借口失效。如果制度自信，为什么害怕比较？如果自称优越，为什么不能让人民选择？这就是台湾之所以必须被压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统一”，而是因为专制无法容忍更成功的自由样本。

我看过父辈一生活在恐惧里；看过朋友因为说真话被威胁；我自己正在庇护路上，为逃离黑暗而奔跑；站在美国的土地上，我无法对台湾说“保持中立”。

中立是特权，被威胁的人没有中立的资格。

我希望台湾：活得自由、活得民主、活得挺直、成为铁幕里的人仍能望见的一束方向光。只要台湾还活着，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就不会被彻底判死刑。如果台湾倒下，华语世界会陷入同一种声音、同一种历史、同一种真理。那不是统一，那是窒息。

支持台湾，是我这个时代最简单、也最清醒的选择。华人不是天生的奴隶；自由不是西方独有的特权；我们本来可以有另一种未来，只是被强盗抢走了。

如果台湾有一天宣布独立，我会无条件支持。

如果台湾被威胁，我会站在人的一边，而不是权力的一边。

因为那一天——不是分裂的那一天，而是华语世界第一次真正拥有选择的那一天。

我支持台湾。我支持台湾独立。因为我仍然希望，在这个被黑暗吞噬的时代，华语世界至少留下一束光。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完全支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赞成台湾独立，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

——毛泽东，载于1947年3月8日《解放日报》

殉道者的背影：我所敬佩的刘晓波先生

作者：卢超
编辑：胡景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众所周知，刘晓波先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可是对我而言，他更是一位特殊的同乡，一位人生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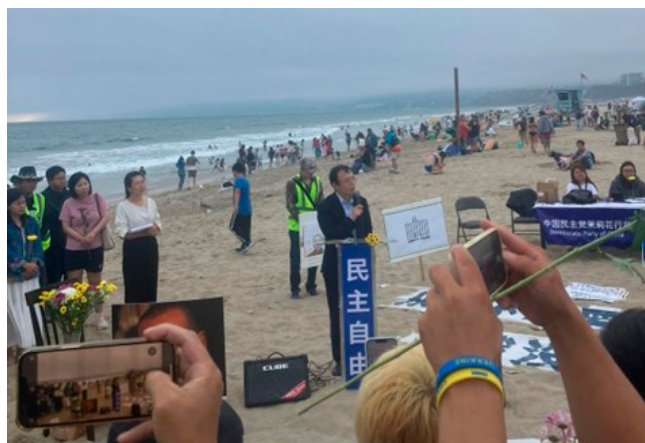
我和他同是来自吉林，但真正的“认识”他，却是我学会“翻墙”开始的。翻到墙外后，我第一次读到了《零八宪章》。那些关于民主、自由、宪政的文字，犹如一道光，瞬间揭穿了我在国内受教育中被灌输的种种谎言。这份震撼，只有一个在封闭环境中长大的人才能深刻体会。

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的力量，看到了文明的曙光。然而真正让我敬佩他的，是他“89.64”之后的所作所为。他曾因参与天安门请愿抗议而被捕入狱。他并非没有机会远走他乡、逃离迫害和苦难，而是毅然选择了留下，选择了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做一个仍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他放弃了安逸，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做民主中国的殉道者。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次次入狱，出来后又一次次的发声。他本可以沉默自保，但他拒绝沉默；他本可以妥协求生，但他绝不妥协。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展现了一个民主人士的气节。

他所坚持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力量。他始终相信，中国的变革不应该靠仇恨和暴力，而是靠理性的对话和渐进的改良。这份坚持，使他在那个充满戾气和犬儒主义的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也正因为如此，才又显得如此珍贵。他就像“房间里的大象”那个故事中敢说真话的孩子，以一己之力，维护着一个民族的良知底线。

他最令人敬佩的，莫过于发起了《零八宪章》。这不是一次激进的革命宣言，而是一份温和、理性的宪政蓝图。他试图为中国的未来，寻找一条代价最小、共识最大的和平转型之路。然而，即使是这样卑微的请求，也是中共所无法容忍的，他刺痛了当局脆弱的神经。为此他被重判11年，直至在狱中罹患癌症去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最后的法庭陈述中，他留下了“我没有敌人”的旷世之言。这句话曾让许多人不解，甚至质疑。直到后来，我才逐渐明白，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勇气和更博大的胸怀。他要通过自己的所言所行，来消弭统治阶级和人民的对立和对抗，从而弥补社会分裂，实现社会和解。他想消解的是那个与民争利和压制人性的制度，而非对抗某个具体的人。他的心中没有仇恨，只



有对同胞和这片土地的至深大爱。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政治信念，正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和殉道者的伟大之处。

如今，我身在自由之地，终于可以公开地纪念他。在加州圣莫妮卡海滩的纪念活动中，当海风吹拂着那把象征他荣誉与苦难的“空椅子”，我与众多同道站在一起，缅怀他，纪念他，不仅是缅怀一个逝去的生命，更是在用行动宣告一种精神的传承：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仍在坚持，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宪政而奋斗。

刘晓波先生用他的一生为我们铺路。作为他的同乡，我倍感荣幸，也更觉责任重大。他的精神，成为我辈前行的不竭动力，时时刻刻激励着我，激励着我们，为那片我们共同深爱着的土地，尽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The Back of a Martyr: In Tribute to Liu Xiaobo

This essay honors Liu Xiaobo,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and coauthor of Charter 08, as a moral exemplar. Discovering his writings after crossing censorship awakened the author to freedom and constitutionalism. Liu chose nonviolence, refused silence, endured prison, and died for conscience, leaving a legacy of courage, reconciliation, and hop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参加白纸运动纪念三周年有感

——当正常生活被视为威胁，一个国家就出了问题。

作者：彭小梅

编辑：李晶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三年前的那个冬天，我至今忘不了。那个时刻，中国几十个城市的年轻人站在寒风里，手里只举着一张白纸。没有口号、没有组织、没有计划，只是白纸。我后来在北京亮马桥的视频里看到，一个男生只是连说三句“我们只要正常生活！”几秒后就被便衣警察拖走；在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有人像赌命一样喊出那几个“不能说的字母”；在成都，一位女生举着白纸质问警察：“我拿空白的纸，你们也害怕吗？……”那不是所谓的“境外煽动”，那是人被逼到忍无可忍后发出的最原始的声音。

这一切的核心，其实只有一句话：

在那个时期，中国人想过正常生活都视为是一种威胁。

疫情和封控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从个体到集体的双重伤害。它不是一句“防疫需要”能解释的。它是一扇扇被焊死的铁门，一条条被堵住的消防通道；是你站在电梯口按按钮，却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走出小区大门的荒诞。

那三年，上班不是权利，而是审批；买药不是日常，而是靠组织安排；生病，不是意外，而是给社区添麻烦；红码，可以让你瞬间从一个公民变成失去自由的不可接触者。我们不仅没有自由，更是在请求——不要被当成牲畜一样管理。

乌鲁木齐那场火是一记砸在全国人的胸口的重锤。火焰烧到窗前，视频里求救声清晰到让人无法呼吸。但记者会上，官员们却轻描淡写地说：“居民自救能力太差。”那一句话，比火更令人窒息。那不是口误，不是表达不当，只是赤裸裸的侮辱。是一个独裁政权对人民的生命、尊严得彻底轻蔑。

人们压抑三年的情绪，就是在那一刻彻底裂开的。

白纸运动不是为了反，而是为了问。“为什么人民连问一句话都不行？”、“为什么不让消防通道保持畅通？”、“为什么我们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出门？”白纸上什么都没有，但它挡不住每个人的问题。这一点才是最让权力害怕的。你把白纸举起来，警察没法抓“内容”，但可以抓你的人。这个荒谬的现实本身，就是白纸存在的理由。

那几天，勇气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不是因为年轻人突然变成英雄，而是因为恐惧本身被看穿了。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怕，是所有人都在怕。那就说明问题不在我。

现实是无比残酷。李康梦—19岁的学生，因为举白纸、喊口号，被判刑三年。黄雅玲，在参加重庆白纸运动后，至今失联没有任何公开消息。还有更多名字我们都不知道的人，被抓、被训诫、被挂档案、被学校劝退、被公司辞退。他们没有喊革命口号，他们只是在说：“我们不要再被封门；我们想看病；我们不想再有人被活活困死。”如果这些表达都能被定罪，那这个国家的问题绝不来自她的人民。

白纸运动三周年纪念之际，我作为中国民主党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第765次茉莉花行动—“白纸未言 心声已传”。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没有中共便衣警察，没有红马甲防疫人员，没有大喇叭，但大家手里那张白纸却异常沉。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头戴白头巾，有人读出被捕者名字，旁边有人录视频。

我在领馆前再次呐喊出：“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奴隶要公民。”此刻我心情澎湃，激动到不能自己。我们能在海外举白纸，是因为国内有人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今天能开口，是因为有人被迫闭上了嘴。白纸在海外不是象征而是证词。中国人不是不反抗，而是代价太高。

国家何时开始裂开的？不是起于从白纸运动，而是从“正常生活被视为威胁”的那一刻开始。政权把人的正常需求：出门、吃饭、看病都归为影响稳定的不安因素。把寻求真相的人视为麻烦；把表达意见的人视为敌人；把爱国和服从划成等号；把社会变成一个人人彼此警惕的大监狱。这不是人民在分裂中国，而是权力在把国家一寸寸掏空。

三年过去，街头安静了，视频没了，白纸的照片被删了。但那几天不是幻觉，也不是梦。它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被压到极限后的集体觉醒。只要还有人肯举白纸、读名字、讲真相，白纸运动就不会被历史抹掉。

自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永远是普通人一点一点推开的。推开的人里面有学生、有工人、有父母、有逃亡者——也有我们。



数算恩典

——写在 2025 年感恩节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刘芳



十一月的美国，街道依旧温暖如春，风吹过，树叶翻动，没有声响，仿佛怕惊醒谁。街角的商店里，南瓜和肉桂的气味混杂火鸡的香气，扑向人群，我闻到自己过去逃亡的阴影，那些味道熟悉又陌生。

我走过黑暗的地方。黑暗不仅没有光，它还会把人压成灰，甚至让人怀疑自己是否存在。有人在清晨敲门，脚步声轻轻，却像利刃一样穿透耳膜，让人心跳漏拍。

我曾被迫、被监控、被剥夺表达的权利，甚至在想象中被剥夺生命。自由，对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词。现在，它像一阵风，轻轻掠过，却让我泪流满面。

我第一次在这里过感恩节。餐桌上的火鸡、土豆泥、南瓜派、蔓越莓，每一种食物都带着一种温暖和象征。但我坐在那里时，眼里看到的却是影子：自己在黑暗里长久的身影，与餐桌上亮堂的光形成刺目的对比。

如今的我被美国重新接住。而正因经历过失去自由、失去尊严、甚至失去生命保障的恐惧，才更能体会今天的光亮来之不易。

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公约法对许多人来说只是新闻上的名词：联合国大会、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1967年《议定书》、禁止驱回原则（non-refoulement）。它们听上去庞大、抽象、遥远，像是属于外交官或法律专家的语言。

但当我第一次面对面和移民官交谈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世界上至少有一些国家愿意听你的故事，愿意保护你免受迫害。

在中国，当人们因言论被监控、因参与民主运动而受威胁，“合法权益”不过是讽刺性的空话。公约写着：当有人因政治迫害、宗教压迫、言论受限或持不同政见而受威胁时，他有权逃离，有权寻求保护。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不是法律的炫耀，而是给最脆弱的人留的一扇门。

这扇门不看你的肤色，不看你的财富，也不看你的国籍。它只问：你是否正在被伤害？你是否需要保护？

《难民公约》规定，一个人因为政治迫害、宗教压迫、言论自由受限制或因持不同政见而遭受威胁时，有权逃离、寻求保护。

这种保护能让受伤的人能继续前行，能给与恶政缠斗的人最后一丝希望。

它告诉挺身而出的人，公义一直都与我们同在。

逃亡并不浪漫。

它是惊惧，是夜里的躲避，是随时被抓捕的风险，是在机场递出护照时心跳的剧烈。

但也正是在逃亡的路上，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国际社会”这个词的重量。

我遇到来自人权组织的志愿者，他们为陌生人争取权利，却从不求回报；遇到那些经历过类似迫害的人，他们毫不犹豫地分享经验、鼓励、甚至提供临时住所；遇到来自教会、非营利机构、慈善团体的人，他们愿意帮忙写支持信，愿意陪伴一起准备面谈，愿意在最疲惫的时候彼此祷告。

我曾以为世界只讲利益，但我后来见到另一个世界：制度可以冷漠，国家可以沉默，但人心仍然会颤动。这些手像无形的网，把从高处坠落的人慢慢托住。

那一刻，我意识到文明不是GDP，也不是军力，而是有人在陌生人跌倒时弯下腰。

这力量把难民从崩溃的边缘重塑起来。

“谢谢你们。我们没有被世界遗弃。”

逃亡的时期，我常常问自己：

“为什么是我？”

“苦难是否有意义？”

“上帝是否在沉默？”

但渐渐地，我明白了一件事：

基督并不承诺我们不会经历风暴，祂承诺的是：

当风暴来临时，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读《出埃及记》，读到一个民族在压迫下被上帝带出埃及；读《诗篇》，读到大卫在绝望中仍然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读《马太福音》，读到耶稣在婴孩时期也曾逃亡埃及；读《约翰福音》，读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胜过光”。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逃亡不是羞耻，而是信仰历史的一部分。

每个政治难民的故事，都与圣经里的那些逃亡者一样：都是在黑暗中寻找光的人。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教会的人为我祷告；在我最焦虑的时候，是牧者告诉我：“你不是偶然来到这里，是上帝亲自带你到安全之地”；在我第一次过感恩节的时候，是一个美国家庭打开家门，邀请我一起吃饭，对我说：

“你现在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基督信仰教我看见：

恩典不是从天而降的奇迹，恩典常常借着人来显明。

感恩节的意义，也从来不是那只火鸡。

它象征的是一种“走过死亡，仍然活着”的见证。

这种象征仿佛也在对我说，政治难民的感恩，不是繁荣的感恩，而是生存的感恩；不是富足的感恩，而是被接纳的感恩；不是成功的感恩，而是自由的感恩。

我从黑暗里出来，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重新获得呼吸的权利的感恩。

如今我走在街上，听见警车经过不再紧张，看到政府大楼不再避让，晚上睡觉不再担心有人敲门。这些对普通美国人而言毫不起眼的小事，对我来说却是最珍贵的自由。

所以，当我数算恩典时，我知道这不仅是幸运，而是使命。

我被美国保护过，所以我愿意守住背后的价值。

我被基督拯救过，所以我愿意去成为别人的安慰。

我愿意用自己的见证告诉世界：

迫害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阻挡一个人追求自由；

黑暗无论多深，都无法遮盖光脚步；

一个国家越压制真相，越证明真相的重要。

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愿意告诉那些正在受迫害、正在逃亡、正在等待庇护结果的人：

你们并不孤单。

世界上有法律、有制度、有组织、有信仰、有许多人，愿意在黑暗中与你们同行。

而我们需要，带着恩典，继续前行。



Counting Blessings: A Thanksgiving Reflection, 2025

This essay reflects on gratitude shaped by exile, survival, and faith. Set during the author's first Thanksg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contrasts the warmth of American rituals with memories of fear, surveillance, and the loss of basic freedoms under political persecution. Ordinary sights and sounds become symbols of safety once denied.

The author recounts the experience of flight: the constant anxiety, the risk of arrest, and the terror of silence imposed by an authoritarian state. Freedom once felt abstract and unreachable; now it appears fragile, intimate, and overwhelming. Thanksgiving becomes not a celebration of abundance, but a testimony of survival.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once distant and technical, takes on human meaning through personal encounter. Concepts such as the 1951 Refugee Convention, its 1967 Protocol, and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are no longer legal abstractions, but a door left open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For the author, the realization that some states are willing to listen, believe, and protect marks a profound turning point. Law is not power on display, but mercy made institutional.

The journey is sustained not only by institutions, but by people. Human rights workers, fellow refugees, church members, volunteers, and strangers offer help without condition. Through them, the author comes to understand that civilization is not measured by GDP or military strength, but by the willingness to bend down and lift a fallen stranger.

Faith provides a deeper framework for meaning. Biblical stories of exile and deliverance, from Exodus to the Gospels, reframe escape not as shame, but as part of a long spiritual history. Christ does not promise freedom from storms, but presence within them. Grace, the author learns, often arrives through human hands.

Thanksgiving, then, is redefined. It is not gratitude for prosperity, but for breathing freely, sleeping without fear, and living without a knock at the door. These small freedoms become sacred. Gratitude turns into responsibility: to uphold the values that offered protection, to comfort others still in darkness, and to testify that persecution cannot extinguish the pursuit of freedom, nor darkness overcome the light.

The essay closes with a quiet call to continue forward, carrying grace, memory, and solidarity into the futur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声援美国政府实施《台湾保证落实法案》

作者：Yongjie Guan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2025年12月14日，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举行公开集会，声援美国政府实施《台湾保证落实法案》（Taiwan Assurance Implementation Act），并明确表达对台湾民主制度、国家安全及国际参与权利的坚定支持。集会人士一致谴责中共对台湾持续升级的军事恫吓与政治胁迫，呼吁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形成实质性联合，对抗专制扩张。

该法案已于2025年12月2日由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正式签署生效。与过往战略模糊或政策性表态不同，《台湾保证落实法案》首次将美国对台支持制度化、法律化，要求行政部门持续推进美台官方互动、军事安全合作及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被广泛视为美台关系迈向“准同盟”的关键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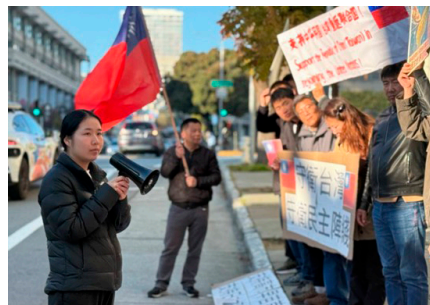
集会参与者一致认为，《台湾保证落实法案》不仅是对台湾的承诺，更是民主世界对专制扩张的明确回应。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这群来自中国大陆的流亡异议人士以亲身经历作证：台湾的民主值得守护，而民主一旦失守，代价将由整个世界承担。



在集会现场，参与者高举“支持美国政府实施台湾保证落实法案”、“守卫台湾，就是守卫民主阵线”、“支持中华民国（台湾）重返联合国”等标语，并以中英文向国际社会发声，强调台湾问题不是中共的“内政”，而是关乎民主与专制对决的全球性议题。



陈森锋（活动发起人之一）表示，作为从中国大陆逃离专制统治的异议人士，他对美国正式落实该法案深感欣慰，并期待台湾这一中华民族的民主典范，获得民主国家的长期、坚定支持。他呼吁台湾民主持续巩固，并以民主力量照亮中国大陆的未来。



高应芬（活动主持人）指出，台湾已经实践了成熟而稳定的民主制度，而《台湾保证落实法案》的意义在于，将对民主的支持从口头承诺变为具体行动。她强调，人权没有国界，民主不应有例外，国际社会不应向武力与胁迫低头。



何聪（右一）表示，台湾的存在证明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这正是中共独裁最恐惧的事实。他强调，民主党人士坚决反对中共对台湾的任何侵略行径。



李树青认为，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台湾人民重新进入世界政治舞台，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的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他呼吁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支援台湾民主。



卫仁喜（活动组织者之一）感谢美国政府筑起阻挡中共暴力与谎言的防线，并警告中共长期通过去人化叙事煽动对台湾的仇恨，台湾一旦失守，威胁的将是整个自由世界。



张善城回顾了自己因在中国表达民主理念而遭迫害的经历，强调“失去自由的人，最懂自由的珍贵”。他指出，支持该法案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发生。



李刚（活动发起人之一）表示，台湾之所以值得支持，是因为其民主制度建立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多党选举与司法独立之上，为所有追求自由的人树立了榜样。



袁强从社会与经济角度警示战争的全面代价，指出在专制体制下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只有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法治，两岸才能真正实现长久和平。

纪念白纸运动三周年

作者：蔡晓丽
编辑：胡景 责任编辑：张娜 校对：王滨



三年前，一张无字的白纸，被无数中国人举在黑暗的街头。

那纸上没有一句文字，却写满愤怒、无奈、悲痛、觉醒，也写满了一个民族被压制太久后的心声。

三年后，白纸依然洁白，记忆也不再沉默。

2025年11月22日，中国驻美国洛杉矶领事馆外，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发起了第765次茉莉花行动，各地党员和异议人士再次聚集，纪念白纸运动三周年——纪念那些勇敢站出来的人，也纪念那些被火光夺走的生命，更纪念一个时代被强行压抑的声音，一个无法被中共彻底掩盖的真相。

“纪念不是停留，而是继续前行。”
这是现场每个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一、白纸未言，心声已传

白纸运动爆发于极端封控与系统性压迫的背景下。

当言论被全面封杀，一张白纸成了最后的话语。

乌鲁木齐大火的惨剧，撕开了长期积压在人们心中的痛——它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封控与冷漠制造出的死亡。它更撕开了人们心头的那团火，怒火滔滔，于是人们站出来，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是为了保住身为人的尊严。

那一夜，那些举起白纸的普通人，成为了推动时代的勇者，因为他们把铁幕撕开了一道缝，让这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多了一丝亮光。

“那一刻，光穿透了黑夜。”
三年后，这束光依然未灭。

二、活动组织与支持单位

发起人：袁崛、程虹、程筱筱

活动负责人：倪世成、杨皓、何愚

策划：程虹、彭小梅、蔡晓丽、牟宗强

组织：柴松、张晓丽、程筱筱、赵贵玲

黄娟、黄春远、朱晓娜

摄影摄像：卓浩然、陆平

物资物料：郑洲

安保秩序：陈信男、李延龙、王乐、胡向飞

媒体与新闻稿：刘芳、黄吉洲

视觉策划：王灵、韩震

活动主持：曾群兰、赵杰

主办：

-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
- 中国洛杉矶民主平台
- 香港民主建国联盟
- 香港议会议长办公室

协办：

- 《在野党》杂志社
-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社团部
-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女权部
-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河南工委

三、重点演讲节选与发言摘要

1. 姜嘉伟（温哥华领事馆外电话连线）

他说：白纸革命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它揭示最基本的真理：人权不是施舍，而是天赋。

他回顾自己在香港声援白纸运动、九次被捕、两度入狱、被中共全球通缉的经历，却依旧坚持那句话：

“公义不该成罪，讲真话不该成为犯罪。”

他说，香港人与内地白纸抗争者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

“光复自由，人民作主；
天赋人权，不容剥夺；
黑夜再长，公义必至。”

2. 黄娟：乌鲁木齐大火不是天灾，而是制度杀人。

她以亲历者的痛与愤怒控诉：

封控下的死亡，不是命运，而是制度制造。

“我们站出来，不是为了当英雄，而是因为再不站出来，人连活着的尊严都没有。”

她说：白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醒世界：悲剧不能被掩盖，人民不会忘记。

3. 刘芳：不要忘记白纸的光

她呼吁所有身在压制中的人，即便不能发声，也不能停止独立思考：

“我们不能忘记封城的日子，不能忘记白纸的光，更不能忘记一个政权怎样逼迫人民走到那一步。”

4. 程筱筱：记住者是火种，站出来者是光

作为白纸运动三周年纪念活动发起人之一，她说道：“白纸很轻，却承载沉重；看似空白，却写满真相。只要我们不沉默，自由就不会消失在黑暗中。”

5. 牛鹏飞：白纸是被迫保持空白的呐喊。

他说：“白纸的真正震撼，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它本该写满文字，却被迫保持沉默。

那空白，不是沉默，而是极限的声音。”

6. 陆玉凤：无字的力量，刺破沉默的巨石

她回忆三年前乌鲁木齐中路的街头：

“那张白纸没有一个字，却比千言万语更响。

我们要把这个火苗继续传下去。”

7. 晏荣金：白纸没有声音，却震动社会

他强调：“举起白纸的人不是英雄，但他们拒绝继续沉默。

我们站在这里，是为了告诉世界：我们没有忘记，也不会离开。”

8. 李晶：白纸是对专制最直接的控诉

他将白纸运动的本质总结得非常尖锐：

- 中共以审查与恐惧压制表达
- 公民权利被系统剥夺
- 白纸是无声的反抗
- 不是制造混乱，而是拒绝继续被压迫

9. 张宇：简单而锋利的一句话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做奴隶做公民。”

四、结语：纪念不是停留，而是继续前行

三年过去，白纸依旧洁白，但那洁白不再是空白。它承载着：

- 火光中的无辜
- 被删掉的声音
- 被压抑的愤怒
- 普通人的勇敢
- 以及一代人不愿再被蒙住眼睛的觉醒

每一个记得的人，都是火种。

每一个站出来的人，都是光。

当真相仍需被说出，当自由仍未归来，那张白纸就永远不会沉默。

愿自由的风吹散恐惧。

愿真理之光照亮黑暗。

愿中国人民与香港人民，都能早日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光明。

集会现场参加活动并发言的人有：牟宗强，韩震，苏一峰，唐海明，胡向飞，晏荣金，赵邵晶，戈冰，权录军，李晶，刘芳，牛鹏飞，姚庆古，陆玉凤，程堂正，黄吉洲。

Commemorating the Third Anniversary of the White Paper Movement

Three years ago, a blank sheet of white paper was raised by countless Chinese citizens in darkened streets. It carried no words, yet it spoke volumes: anger, grief, dignity, and awakening after years of suppression. What began as silence became the clearest possible voice.

On November 22, 2025,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Los Angeles,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National Committee launched its 765th Jasmine Action to mark the third anniversary of the White Paper Movement. Activists, party members, and dissidents gathered to remember those who stood up,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in tragedies such as the Urumqi fire, and a truth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failed to erase.

The White Paper Movement emerged from extreme lockdowns and systemic repression. When speech was fully censored, the blank page became the final language. The Urumqi fire was not seen as a natural disaster, but as a man made tragedy produced by rigid control and institutional indifference. Ordinary people stepped forward not to become heroes, but to defend basic human dignity.

Speakers at the commemoration emphasized that remembrance is not about the past alone, but about continuing forward. They stressed that human rights are not granted by power, but are inherent; that silence under repression is enforced, not chosen; and that memory itself is an act of resistance.

Although the white paper appears empty, it is heavy with truth. It holds erased voices, suppressed anger, and the courage of ordinary people who refused to remain silent. Every person who remembers becomes a spark. Every person who speaks becomes light.

As long as truth still needs to be spoken and freedom has not yet returned, the white paper will never be silen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支持 15 国联合声明

—— 谴责中共侵犯人权

作者：郝剑平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旧金山讯]中国民主党支持十五国发表指控中共侵犯人权联合声明，并于2025年11月29日在旧金山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抗议中共暴政活动。2025年11月21日，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十五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谴责中国政府持续侵犯人权。声明措辞严厉，全面涵盖新疆、西藏、香港、人权捍卫者遭打压、宗教自由、言论封锁等关键议题。

中国民主党党员、活动主持人高应芬发表开场发言：“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回应一件攸关全球的重要行动——十五个国家在联合国共同发声，公开指控中共持续侵犯人权。这不仅是一种跨越国界的警告，更是一束照向黑暗的光。”

为什么要关注？因为人权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全人类共同守护的底线。当这条底线被践踏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站出来说“不”。

我们今天发声，是为了那些被关押、被强迫劳动、家园被摧毁的新疆家庭；

是为了在香港坚持自由表达却被噤声的人；

是为了那些因为信仰、因为发声、因为坚持真相而被监控、被抓捕、被消失的律师、记者、牧师与普通公民。

他们无法来到这里，无法对世界讲述自己的遭遇，所以我们必须替他们说。

我们反对的是独裁，不是任何民族；我们捍卫的是人的尊严，而不是某种政治立场。十五国的联合声明正在给中共敲响警钟。

愿今天成为更多真相被听见的开端，也成为改变的

力量不断壮大的开始。

中国民主党副主席、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先生表示：“首先感谢美国接纳因政治迫害流亡海外的中国人。”他强调，尽管流亡者在异国仍面临困难，但对法治与自由的信念不变。方政并向国内仍在坚持抗争的勇士致敬，指出支持良心犯与受迫害者是海外民主运动者的责任。

方政还宣布，旧金山党部将于2025年12月7日在图书馆举行“签卡送温暖”活动，这一延续36年的传统旨在向国内受难者传递关怀与支持。发言结束时，方政先生和大家一起高喊口号，表达对中共独裁的反对与对中国实现宪政、自由的期盼。

中国民主党党员、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郝剑平表示：造成今日痛苦的根源，不在单一事件，而在长期的政治体制。中共始终把统治集团与人民混为一谈，将内部矛盾包装成“国家对敌”的斗争；又以虚构的历史阶段论制造所谓的“共产主义未来”，让人民在现实中的压迫中忍耐，在空洞的幻景中期待。

归根究底，制度只有两类：权力受人民监督，或权力压在人之上。每个人都能从自身经历判断——我们所处的制度，是否真正保护并尊重你。

中国民主党党员和民运人权人士张善城、罗艳丽、叶良全、李小林、卢占强、李栩、惠汝涛等十几位先后表达了支持十五国发表指控中共侵犯人权联合声明：

十五个文明国家在联合国站出来，把中国的人权暴力撕开给全世界看！

不是一个国家在喊，是十五个国家一起吼！从美国到英国，从日本到乌克兰，从澳大利亚到巴拉圭，我们的声音跨越了海洋和时区——因为我们受够了！

受够了新疆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集中营、被强迫劳动、被强迫绝育、被系统强奸！

受够了香港的年轻人因为喊一句“光复香港”就被重判十年！

受够了西藏的寺庙被拆一个又一个，藏语课本被一把火烧光！

受够了十四亿人被摄像头和AI锁在数字铁笼里，连我们在海外发一条推文，家里的老人都会被警察上门

“喝茶”！

他们说这是“中国内政”。

我呸！“中国内政”！打着不容干涉的幌子，却每天干着反人类的暴行。

今天，我们勇敢地站在这里，再也不会沉默。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中国政府践踏人权，不让公民说话，把公民当奴隶，把异议者当猎物，把文化当垃圾。这不仅不是非法政府，更是全人类的公敌！这不是内政，这是反人类罪！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

把因为说话而被抓的公民记者、律师、牧师、学生全部放出来！

把那一百万悬赏、要割我们喉咙的通缉令全部撕掉！

把新疆的集中营全部拆成废墟！

把香港的《国安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共产党永远不会赏赐我们自由，自由一定是我们一起争取回来的。

十五个国家已经替我们站出来，

下一个轮到我们自己站出来。

为了那些在黑牢里等不到明天的兄弟姐妹，

为了那些再也见不到孩子的母亲，

为了那些失去父母的可怜孩子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呐喊：

中共放人！立即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民运人士惠汝涛说：“中共是现代的政治邪教，从毛腊肉开始到现在的习包子，他们都把自己包装成伟大领袖、革命导师、最高统帅、核心舵手。你可以怀疑科学，但不能怀疑毛腊肉，不能怀疑习包子。尤其是杀人如麻、草菅人命的大独裁者毛贼东，把自己一步步包装成人民的大救星，人都死了还要变成腊肉放在广场中央供人崇拜，这不是邪教是什么？”

这一传统发展至今天，演变成“核心意识”“两个维护”的一整套迷信政治。你看今天的教主习包子，集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伟大复兴领航人”于一身。在这个体系里，连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习近平都能被包装成思想导师，作为一尊天天供奉在国家神龛上的偶像。像《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搜狐、百度、新浪、网易，你一打开全是恶心人的“伟大光明的习包子”。这还是政党吗？这不就是邪教吗？

更关键的是，中共在精神控制上的系统化与极端化更加可怕，它运用了现代技术，对思想实施精准控制。这些内容我下次继续讲。谢谢大家。

最后他高呼：

打倒共产党！宪政新中国！

中国民主党党员叶良全走到前面表达了他的看法：

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党内同仁聚集在一起举行抗议活动。听了各位同仁的讲话，我很感动。我们要全力投入民主事业。香港大火大家都知道，甄子丹的太太汪诗诗发表了关于建筑商偷工减料、使用不符合标准的易燃网和窗户泡沫密封胶的言论后，火速发表致歉声明。甄子丹是功夫巨星，也是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属港区委员，这说明言论自由是受打压和限制的，真相是被掩盖的，事实是被歪曲的。这种阻力就来自中国共产党，来自习近平的统治。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和口号是：

推翻中共独裁统治！

打倒习近平！

释放所有记者！

释放所有维权律师！

释放所有良心犯！

释放所有异见学生！

民运人士李栩对记者说：

在中国，从新疆到西藏，从宗教自由到言论自由，从强迫失踪到大规模监控，许多无辜的个人与家庭仍在承受不应有的压迫。人权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全人类共同的底线与责任。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让世界听到：

没有自由，就没有尊严；

没有人权，就没有未来。

我们站在这里，是为了捍卫普世价值——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表达、有权利信仰、有权利不被恐惧支配。

让我们共同呼吁：

为被中国政府压迫的人发声，

支持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政府并推动调查，

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停止迫害。

因为守护人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中国民运人士郭志军对大家说道：

我们非常感谢以美国、英国和日本为首的十五个国家。

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世界：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不会沉默！

暴政最害怕的，就是世界的注视，就是人民的觉醒，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集会。

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让自由照亮黑暗！让身处黑暗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最近几天发生在香港的大火灾，再次证明了中共的罪恶。这次火灾表面看是外层防护物造成的，但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对香港自由、民主、法治的渗透破坏，导致港府腐败、媒体监督失效。因此，中共才是这次香港大火灾真正的罪魁祸首。

向在这次大火中遇难的香港市民致哀，

为那些在大火中受伤、受灾的香港市民祈祷，
祝他们早日渡过难关，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早日脱离中共的魔爪！

中国民主党党员吕小静表示：

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真相。

为了那些被全国性打压、任意拘捕、酷刑折磨的记者、人权律师、异议人士和无数上访者——他们只是说了人话，却付出了自由甚至生命。

我们反对中共的跨国镇压，反对它把恐惧输出全球、把黑暗延伸海外。

我们必须记住新疆：那里有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再教育营”，被强迫劳动；家庭被拆散，孩子被送进“爱国寄宿学校”；信仰被摧毁，文化被抹除。

我们必须记住西藏：寺庙被推倒，僧侣被监控，宗教与语言被强迫同化，一个古老文明正在被系统性抹去。

我们也不能忘记香港：国安法之下，民主人士被捕，新闻被噤声，议会操控，异见被追捕到世界各地。一个原本自由的城市被迫沉入黑暗。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为所有没有声音的人发声。为了那些被囚禁的人、被沉默的人、被消失的人。

自由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权，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只要还有人被压迫，我们就绝不沉默。

活动的发起人陈森锋最后表示：

人权不是政府赏赐，而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人权高于政治，也高于任何政权自我标榜的主权叙事。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中共独裁，结束暴政，捍卫尊严，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

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表达真话的权利，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有尊严生活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意义。



China Democracy Party Backs Joint Statement by 15 Nations Condemning CCP Human Rights Abuses

On November 29, 2025, member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gathered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to prote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ngoing human rights abuses. The demonstration expressed firm support for a joint statement issued days earli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by fiftee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and Australia. The statement publicly condemn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ystematic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The joint declaration addressed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mass detention and forced labor in Xinjiang, repress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in Tibet, the destruction of civil liberties in Hong Kong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large scale surveillance, censorship, and the persecution of lawyers, journalists, and dissidents. Protesters emphasized that human rights are not an internal matter of any single state, but a universal moral and legal obligation sha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peakers at the rally stressed that the root of China's human rights crisis lies not in isolated incidents, but in a political system built on unchecked power, censorship, and fear. Several speakers described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liberately equates criticism of the regime with hostility toward the nation, using nationalism and fabricated historical narratives to justify repression. Others highlighted the use of modern technology, 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ss surveillance, to enforce ideological conformity and suppress dissent both inside China and abroad.

Activists also condemne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noting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continue to intimidate and threaten exiled dissi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Calls were made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journalists, human rights lawyers, religious leaders, and students detained for peaceful expression. Protesters demanded the dismantling of detention camps in Xinjiang, the repeal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an end to collective punishment and censorship.

Participants repeatedly affirmed that freedom cannot be granted by authoritarian power, but must be claimed through persistent res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The rally concluded with a unified message: silence enables abuse, while global atten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remain essential to defending human dignity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纪念美国首个“反共产主义周”

——旧金山民运人士举行大型集会

《在野党》记者 缪青 旧金山报道
编辑：黄吉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旧金山讯]旧金山湾区的初冬空气清冷，海湾的风吹动美国国旗，也吹动着许多人心底沉睡已久的记忆。11月7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总统公告，正式将11月2日至8日设立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个“反共产主义周”。这是美国首次以全国纪念周的形式，悼念全球在共产主义暴政下失去生命的亿万受难者。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美西时间11月15日下午14时，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民运人士选择在中共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前举行大型集会。来自湾区各地的民运人士、宗教自由倡议者、用公开集会的方式使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具象化。

这也是一次在自由土地上的人们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所作出的集体发声。

美国首次设立“反共产主义周”背后的政治与历史意义

根据白宫发布的公告，“反共产主义周”旨在提醒美国社会：共产主义在过去一百年造成全球超过一亿人非正常死亡，摧毁无数国家的文化、宗教、传统与家庭结构。美国政府强调，这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当下仍在

持续的全球威胁。

这份公告被多位学者视为美国在冷战后最明确、最直接的意识形态定位之一。川普政府在公告中指出，“反抗共产主义不仅是美国的职责，更是所有珍视自由的人共同的使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湾区民运人士选择在旧金山中领馆前集会，把国际政治的重大事件，与他们自身的历史、经历与命运相连。

集会现场：标语挥动、口号嘹亮

来自旧金山湾区民运人士发言人依次表达对自由的坚持与对暴政的控诉，伴随阵阵口号声，现场多次响起掌声。民运人士发言人从不同角度切入：有人从历史与全球视野出发；有人从信仰、人性与道德立论；也有人以切身经历说明极权如何渗入生活的每一寸缝隙。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副部长崔允星主持集会活动

中国民主党活动部副部长崔允星，是本次活动的主持人。他直言道：“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是一套谎言，犯下了太多的反人类罪行。所以我们不光要反对共产主义，也要反对社会主义。”

缪青：纪念历史，反抗暴政，守护自由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缪青在发言中指出，这个纪念周不仅是一项象征性动作，更是自由世界向暴政发出的警钟。

他表示，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共产主义政权以“平等”“解放”为名，却在现实中制造了监控体系、思想牢笼与数以亿计的冤魂。

缪青强调：“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恩典，是需要被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的真理。”他指出，冷战结束后，全球曾一度以为极权主义会自然衰败，但事实证明，极权换上新的包装、借着“福利”“社会公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名义重新出现。“我们不能被这些新包装的旧谎言欺骗”。“一个国家的伟大来自人民的自由，而不是政府的强大。”

庄帆：自由从来不是天生的，是人民挺身而出的结果

中国民主党党员、党部宣传工作人员庄帆在发言中着重强调自由的来之不易。他指出：“自由不会自己走向人民，但人民可以走向自由。”

庄帆回顾了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一百年——大规模逮捕、酷刑、监控体系、审查制度、人为制造的悲剧。他提到中共的极权体制不仅压制人民、压制思想，更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

庄帆呼吁人们警醒：“邪恶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极权不会因为假象的安宁而停止扩张”。“我们必须让共产主义最终被钉在历史的墓碑上。”

高应芬：共产主义暴政的本质没有变，就是对人性的压制

中国民主党党员高应芬在发言中以更加哲学化的方式讨论共产主义的本质。她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套政策，而是一种建立在否定人的尊严之上的理论。”她强调，当代极权政权非常善于伪装：用“平等”掩盖权力独裁，用“福利”掩盖对自由的剥夺，用“正义”掩盖对社会的全面掌控。

高应芬说：“无论它披上什么外衣，结局永远是监控、压迫、恐惧。”

她呼吁世界保持警醒：“我们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阻止错误重演”。“那些在极权统治下的人没有被遗忘，他们是自由世界的良心。”

李树青：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对专制思想的最终判决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树青在发言中回到历史事实本身。他指出共产主义在全球造成的灾难，从苏联到东欧，从柬埔寨到中国，无数悲剧构成了现代史上最沉重的篇章。

他强调：“没有任何政权可以用‘未来’为名牺牲当下的人性，人民不是工具，思想不是罪行，信仰不该被强迫。”他提到，在中国的劳改营、审讯室与秘密拘押制度中，无数名字被埋没，但他们的抗争构成了真理复活的基础。

李凯：捍卫民主，就是捍卫人的尊严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凯从制度角度切入，指出独裁与民主的本质差异。他强调，中共政权以“稳定”为名压制不同声音，以“发展”为名剥夺自由，以“意识形态”为名强化高度集权。他指出：“独裁政权最大的伤害，是让人习惯不自由。”

他提醒在场人士：民主需要监督，自由需要守护，沉默就是纵容暴政。

郭超：共产党与法西斯模式惊人相似，必须正视其危险

中国民主党党员郭超在发言中，将中共高度集权的模式与法西斯特征作了直接对比：权力垄断，领袖个人崇拜，思想统一，极端压制异己，以及国家的“唯一声音”。

他指出，在过去几年里，中共的控制模式进一步增



强：宣传系统全面运作，网络封锁不断升级，政治权力无限集中。“所谓‘稳定’，不过是强权统治的遮羞布。”他最后说：“法西斯必亡，共产党必亡！”

尾声：旧金山的风中，有自由世界的呼喊

集会活动历时数小时，现场口号此起彼伏：打倒共产党！自由必胜！反对暴政！捍卫人权！

一些车上路过的美国民众对活动人士鼓掌，鸣笛。

这次活动中有许多是新加入中国民主党的新党员，他们都是中国大陆出来的普通人，他们的脸上既有愤怒，也有一种久违的轻松。他们终于能自由地说话，自由地喊出口号，自由地表达立场。

今年的这个纪念周具有特别意义。它不仅是美国政府对历史苦难的正式承认，更是自由世界对极权阴影的再一次宣告。旧金山的集会，只是全球无数声音中的一个。但正如多位发言人所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发声，极权就无法彻底得逞。”

自由的火焰，从不会因为夜色深沉而熄灭。

集会现场参加活动并且发言的民主人士有：赵长青，胡不政，缪青，崔允星，刘静涛，卫仁喜，刘忱忱，高应芬，邢贵，郭志军，吕小静，庄帆，惠汝涛，李凯，李树青，关永杰，郭超，俞伟东，陈森峰，陈怀罗，周志刚，王永胜，李军，卢占强，马力，王永胜，何聪（排名不分先后）。

San Francisco Democracy Activists Rally to Commemorate the First US Anti-Communism Week

On November 15,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s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held a public rally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commemorate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officially designated Anti-Communism Week. Organiz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San Francisco chapter, the event honored victims of communist regimes worldwide. Speakers condemned authoritarian repression, censorship,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emphasizing that freedom requires vigilance and courage. The rally affirmed solidarity with those still living under repression and called for democracy, human dignity,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释放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

—— 第 763 次茉莉花行动

作者：刘芳
编辑：李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在2025年11月8日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前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全国委员会第763次茉莉花行动集会中，中国民主同盟党员们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香港支联会三位核心成员——李卓人、何俊仁与邹幸彤——遭长期羁押的情况，并要求中共与香港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三人。

在活动现场，主持人袁崛、彭小梅介绍了三人的支持与贡献：李卓人，为工人争取尊严，推动劳工权益数十年；何俊仁，以律师的身份捍卫弱势群体和人权；邹幸彤，以写作与公开发声守护历史记忆。香港支联会案的审讯曾多次被延后，同时三位民主人士在未经过任何正审的情况下分别被拘押超过1500天与1200天。这种以“审前羁押”代替审判是赤裸裸的政治惩罚，严重摧毁香港的法治根基。“中共与香港当局正在以最卑劣的方式践踏法律。所谓司法程序已经变成迫害的工具。”

我也曾深受香港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孕育于民主与法治的土壤之中。曾几何时，我为香港的繁荣与自由深深感动；而如今，看着一个个有思想的人被捕，一个

个向往自由的朋友无奈离散，昔日的东方之珠蒙尘，繁华渐逝，不胜唏嘘。从《苹果日报》被强行关闭，到支联会被清算；从李卓人、何俊仁等民主人士被控“煽动颠覆”，到邹幸彤因为坚持纪念六四而入狱；从街头不再有人敢高举标语，到图书馆的书籍都要被审查；香港从自由之都沦为寒蝉之城，这一切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带来的后果。

在发言中我提到，李卓人、何俊仁与邹幸彤始终坚守“真相、公义、良知、自由”四大价值。他们认为，纪念“六四”不是犯罪，而是香港社会不可磨灭的道德记忆。“他们以自身的自由为代价，守住了香港最后的良知。如今即便身陷囹圄，他们的声音仍然照亮着每一个人。”

活动发起人倪世成补充介绍了大家熟悉的解救六四活动者的黄雀行动，可以说是支联会在六四后延续“支援民主运动”使命的最重要秘密行动之一，也象征着香港在主权移交前是捍卫自由社会的重要力量。

集会尾声，全体集会者一起高唱歌曲《愿荣光归于香港》。呼吁所有关心人权与法治的民众继续向中共与香港政府施压，不让三位民主人士被遗忘。

活动在歌声与支持者的掌声中结束。组织方表示，将继续推动国际倡议，将被非法抓捕的香港民主人士的处境传向世界。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追求真相与自由不是犯罪

—— 风雨中声援张盼成、张展、彭立发

作者：马群
编辑：张宇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1月15日，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中国民主党山东工委联合举行第764次茉莉花行动。

下午3点，大雨不停，但示威者依然准时到场。主持人马群、杨皓在风雨中以声音与勇气为受难者发出声援的呼喊：“今天我们再次聚集在共匪的领事馆门口，是为了真相、为了自由、为了勇气而声援呼喊！感谢大家冒着风雨前来声援良心政治犯-张盼成、张展、彭立发。我们再次站到这里，就是要告诉世界：追求真相不是犯罪，争取自由也不是犯罪”。

这里有必要简略介绍下这几位英雄：

张盼成，来自中国甘肃的公民行动者，多次因发声被拘押。他说过：“公民应有发声的权利，不应该以沉默换取苟安。”这句话在风雨中再次回响，震动人心。

张展，因报道武汉疫情真相被重判四年的公民记者。她曾说：“如果说真话要付出代价，那我愿意。”雨水湿透了标语，但她的名字清晰而坚定地写在每一块海报上。

彭立发：四通桥上点燃了白纸运动的火种。他悬挂在桥上的那条大字横幅——【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这横幅像火种般在无数人心的旷野上燃气抗争的烈火。虽然他被强行带走、被消失，但雨中的示威者用颤抖的声音喊出他的名字，使他如丰碑一般屹立——不被遗忘，不被抹去。

有人在雨中用身躯护着扩音器免遭淋湿；有人没有雨具却站在队伍中，湿透了外套也毫不在意。雨点打在伞上、打在横幅上、打在每一位参加者的脸上。风雨，反而成了这场行动更有力量的背景。

组织者表示：“政治良心犯不是颠覆者，他们是为国家揭露真相、为人民争取自由的良心公民。雨可以淋湿我们的衣服，但淋不灭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当更多人选择站出来，真相终会照亮黑暗，自由终将归来。”

胡德旺、周恒、马群、李光芒、胡景、李尊轶、倪世成等人纷纷发言“当说真话成为罪，当表达变成奢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噤声的人。”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要求释放所有良心犯，也向三位勇士致敬。他们还表示：“政治良心犯不是颠覆者，他们是为国家揭露真相、为人民争取自由的良心公民。雨可以淋湿我们的衣服，但淋不灭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当更多人选择站出来，真相终会照亮黑暗，自由终将归来。”

雨会停，黑暗也会停。雨水冰凉，却浇不灭大家的热情；寒风刺骨，却吹不散坚守真相与自由的决心。现场口号嘹亮、激情澎湃，象征着在黑暗中依旧闪烁的公民勇气。第764次茉莉花行动在风雨中落幕，也在风雨中显得更加坚定有力。下一次，我们仍将继续站立！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支持日本协防台湾：民主世界的共同责任与历史抉择

——旧金山民主人士联合宣誓与观点综述

《在野党》记者 缪青 旧金山报道
编辑：李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旧金山讯] 2025年的国际局势动荡多变。台湾海峡局势持续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中明确提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此番表态不仅象征日本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深刻转折，也成为民主世界关注的焦点。面对中共军事扩张、流氓外交与地区紧张局势，美国和日本在印太防务合作中愈趋紧密，而台湾的安全更成为全球民主国家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也成为当今全球民主国家最关键的政治讯号之一。

面对中共的武力扩张、流氓外交与强硬恫吓，美国、日本与印太民主国家全面加强合作，台湾的安全，也从区域议题上升为世界民主国家必须共同面对的核心命题。

在此时刻，11月22日美西时间12点，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联合民主人士在中共旧金山领事馆前举行集会，公开宣示：“支持日本协防台湾，呼吁全球民主阵线共同制衡中共极权扩张。”

本稿将旧金山民主人士的集体判断、历史分析与价值主张加以整合呈现。

一、日本政策重大转折：一个民主国家的历史抉择

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内阁会议中公开表示：若台海发生冲突，将可能启动“存亡危机事态”，让自卫队以集体自卫参与对台湾的防卫任务。此举象征日本在战后七十余年后，终于作出关乎地区安全的重大转身。促成这一转折的背景主要包括：

1. 中共不断升级对台威胁。军机绕台、灰色地带冲突、认知战、经济胁迫等事件接连发生。中共正企图以长期压迫改变现状，动摇台海稳定。

2. 日本走出战后状态，迈向负责任的民主国家。摆脱军国主义阴影后的日本，已在民主、法治及和平主义道路上走过七十余年；但中共扩张正迫使日本意识到，仅靠被动防卫已不足以保护自己。

3. 民主国家的印太再布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洲民主国家已形成新的安全结构。而台湾，是这条链条上不可取代的“自由节点”。日本的选择并非好战，而是民主国家在威权扩张面前的必然抉择。

二、台湾不是“内政问题”——是文明世界的界线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在公开宣示中强调：“台湾问题不是主权争议，而是文明选择。不是族群冲突，而



是制度对决。不是区域事件，而是全球安全的支点。”

台湾若被中共吞没，民主世界第一道防线将被突破，接下来将遭受更猛烈的威胁：国际秩序会动摇，海上航道会不稳，民主国家的战略安全将被迫退让，极权国家将获得更大空间扩张。

守住台湾，就是守住自由世界的未来。

三、发言人观点：旧金山民主人士的政治表达

以下为本次集会部分与会者的发言节选和核心观点：

高应芬：人民自决权，是民主世界的底线

中国民主党党员，长期参与旧金山民运行动，本次集会主持人高应芬女士强调：台湾以选票、言论自由、开放媒体证明：华人社会完全可以民主化。台海问题的本质，是制度选择问题，而不是民族，族类，土地问题。民主国家有责任保护台湾免受武力恫吓。高应芬指出：“守护台湾，就是守护每个渴望自由的中国人。”

缪青：台湾是第一岛链的支点，是文明与暴政的交锋点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副部长，本次活动主要召集人。

他强调：台湾是自由世界在亚洲的核心支点，失守台湾等于打断全球民主链条。日本协防台湾不是挑衅，而是负责任的大国行为。中共的流氓外交、对外渗透、对内极权，是全球不稳定的根源。缪青呼吁：“民主国家必须拒绝向中共威胁下跪，必须集体抵制其流氓外交。”

陈森锋：从历史与道义看日本角色的正当性

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森锋。他指出：“今天的日本是民主国家，而非战前帝国。”台海不是领土问题，而是自由与专制的生死对决。中共若侵台，就是对整个民主世

界发动战争。陈森峰强调：“协防台湾是维护和平，而不是制造冲突。”

李树青：和平不是退让，是民主国家的共同防卫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树青说道：“今天站在一起，是为了表达明确立场：台海和平是亚太稳定的基础。”日本按照国际法，与盟友合作维护和平，是负责任的民主国家姿态。他提出三点信念：和平比对抗更能保证未来，伙伴合作比孤军奋战更安全，法治与规则才能有效阻止胁迫。

李树青呼吁：“支持日本，坚持和平原则，以国际合作保护台海安全。”

李凯：台湾让中共恐惧的不是土地，而是自由

中国民主党党员。他的发言强烈而直白：“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是中共包装侵略的谎言。中共武统不是为了民族，而是为了摧毁华人民主社会。台湾让中共恐惧的，是自由选票、自由媒体、自由公民。“李凯喊出：“台湾越亮，中共越虚弱。捍卫台湾，就是捍卫文明。”

刘静涛：民主世界必须给台湾最坚定的支持

中国民主党党员，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弗里蒙特支部主任刘静涛的发言简短有力：“台湾是民主台湾，民主国家不可对中共的威胁保持沉默，即使一句恐吓，也必须得到民主世界的清晰回应”。刘静涛呼喊：“为民主争自由！为民主争自由！”

高俊影：守护台湾，四项支持

中国民主党党员，高俊影女士以口号式表达立场：

支持台湾保卫民主；

支持日本协防台湾，巩固第一岛链；

支持民主国家对抗极权扩张；

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摆脱暴政。

她特别强调：“台湾是民主前线，守护台湾就是人民在争取自由。”

四、守卫台湾，就是守卫未来。

旧金山的民主人士在此刻发声，并不是一场孤立的抗议，这是在全球威权扩张下，民主阵营的共同觉醒。在台湾承受压力、亚洲重新布局、极权主义不断伸张的时代，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再回避一个问题：你是站在自由一边，还是向极权退让？

守卫台湾，就是守卫文明；

守卫自由，就是守卫人类的未来。

集会后，参与者前往旧金山日本城，表达对日本政府与高市早苗首相坚定协防台湾立场的拥护和感激。

《在野党》将继续关注台湾局势、中国自由运动，以及亚太民主安全的整体发展。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赵常青，缪青，胡丕政，刘静涛，庄帆，李树青，陈森峰，何聪，高应芬，张佐，卫仁喜，张善城，卢占强，李凯，陈怀罗，王战士，高俊影，赵瑜。（排名不分先后）

Supporting Japan in the Defense of Taiwan: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and Historic Choice for the Democratic World

As tens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continue to escalate, democracy advocates in San Francisco issued a joint declaration supporting Japan's commitment to assist in the defense of Taiwan. The statement followed a major policy signal from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who declared that a crisis involving Taiwan would constitute a direct crisis for Japan. This position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shift in Japan's postwar security posture and reflects a broader realignment among democratic na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Speakers emphasized that Taiwan's security is no longer a regional or bilateral issue, but a central concern for the global democratic or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ustained pressure on Taiwan through military intimidation, gray zone tactics,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economic coercion was described as a direct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ules-based system. In this context, Japan's willingness to coordinate with democratic allies was framed as a responsible and defensive response, not a provocation.

Participants firmly rejected the claim that Taiwan is an internal matter of China. They argued that the Taiwan issue represents a clear choice between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and authoritarian domination. If Taiwan were to fall under CCP control, the consequences would extend far beyond the island, undermining regional stability, threatening global trade routes, and encouraging further authoritarian expansion. Defending Taiwan, they asserted, is inseparable from defending the future of freedom worldwide.

Several speakers highlighted Taiwan's democratic success as proof that Chinese-speaking societies can flourish under systems based on elections, free expression, and the rule of law. They noted that what truly threatens the CCP is not Taiwan's territory, but Taiwan's existence as a living alternative to authoritarian rule. Japan's role was described as historically legitimate and morally grounded, reflecting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mature democracy committed to peace, legal norms,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The declaration concluded by calling for stronger coordination among democratic states, clear deterrence against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and moral clarity in defending democratic values. Peace, participants stressed, is preserved not through retreat or silence, but through solidarity, responsibility, and shared resolv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国际人权日

自由雕塑公园民主先驱墙落成典礼

作者：彭小梅



2025 年国际人权日，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民主运动先驱墙”落成，各界民运人士怀着敬仰的心情前往缅怀逝者，仰慕先贤。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慷慨陈词，几度哽咽。特别强调海外民运的根在国内，这是国内民主人士无畏不屈的精神，使中共成为过街老鼠，为千夫所指，随时面临着崩溃。



去年虎口脱险的朱虞夫面对先驱墙上的众多战友感慨良多。高度赞扬陈维明建立的这堵先驱墙是海内外民运的桥梁和纽带。在揭幕仪式上，当亮闪闪的不锈钢铭牌展现在大家面前时，参会者掌声雷动、热泪盈眶，这里有民运先辈最详实的个人资料。



《在野党》杂志社翻译部部长刘芳博士，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典礼嘉宾王丹合影，这是一堂最生动的民运知识课，年轻人都在这里补上了中国现代史缺失的重要内容。

失踪八年的高志晟律师太太耿和在揭幕仪式上深情发言感人至深，令人唏嘘不已。先驱墙的建成使众多被中共刻意湮没的名字为世人所知，先驱墙是中共人权罪行的铁证。



在中共六四大屠杀的魔爪下死里逃生的方政长途驱车出席了先驱墙落成典礼。希望民主的火炬由年轻人继续传承下去，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建功立业。

年轻的中国民主党党员为先驱墙献上自己的歌舞。莫使青史尽成灰，这是世界上第一块中国民运之碑，不久的将来，这块丰碑会矗立在九州大地之上。



“人道中国年度寄贺卡活动”

作者：彭小梅

人道中国于 12 月 18 日在六四纪念馆举办为国内政治犯寄贺卡活动。王炳章的外孙女在会上发言。

≡



《在野党》杂志社收稿部代理部长彭小梅用贺卡为国内政治犯送上慰问。



≡

周锋锁在每年如期进行的给狱中政治犯寄贺卡活动中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

在自由世界守护中国法治的一支专业力量

文 / 陆乾坤《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引言：一个被迫时代的共同体

过去这些年，中国的法治与人权不断退步。尤其是被称为“709”的那场大规模抓捕行动——人权律师、法律助理以及 NGO 工作者陆续被带走、失踪，有人遭遇酷刑，有人被公开污名化。那是一场国家机器发动的政治清洗，几乎连根拔起了中国民间法律界的骨干力量，也让律师在政治案件中不再是法律角色，而被当成“敌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批律师被迫离开故土，选择流亡。但流亡并没有让他们噤声，相反，他们在海外重建了新的专业共同体——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Overseas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s Alliance，简称 OCHRL），并最终在美国注册成立。联盟的宗旨清晰而坚定：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及宪政，并促进全球人权事业。

起源：从职业被摧毁到在流亡中重建自己

许多律师曾奔走于冤案、宗教自由、土地强拆、劳工权益、公民运动等一线，是中国社会最勇敢的一群法律人。然而，中共却把他们视作威胁。就像“709”带来的后果，包括执照被吊销、律所被查封、家属受牵连、长期监控和强迫认罪……那不仅是对个人的打击，更是对整个职业群体的灭绝式清洗。

最终，一些律师被迫流亡，为了活下去、也为了继续发声，让世界看到真实的中国法治现状。今天，他们散落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台湾、澳洲……但身份仍然没有改变——他们依然是法律人，只是换了一个能让真相继续被讲述的地方。

使命：让中国的法治之声在海外不断线

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的工作围绕几个方向展开。

首先，是记录和见证。他们持续揭露中国境内的权利侵犯，包括任意拘押、酷刑、宗教打压、失踪以及跨国镇压，让那些试图被掩盖的事实重新浮上水面。

其次，是发声。通过声明、分析和证词，他们将政治案件与法治倒退的真相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让世界看到“中国式法治”的本质。

同时，他们也在支援受害群体。无论是政治犯家属、寻求庇护的难民，还是受到威胁的异议人士，他们都提供法律咨询、文书协助与国际申诉路径，让无助者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海外重建了一个法律共同体，将未来中国重建制度所需要的知识、经验和伦理保存下来。

行动与影响：让专业成为对抗暴政的一把锋刃

联盟不断发布法律声明，结构严谨、论证清晰，是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人权形势的重要参考来源。他们积极参与国际机构的讨论，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作证，向联合国提交材料，与国际 NGO 合作，让中国的人权议题真正进入全球法治体系的核心场域。

面对中共在海外的监控、威胁和渗透，他们提供法律指引，成为少数系统研究并对抗跨国镇压的华人专业力量。在个案方面，他们整理资料、推动报道、协助家属进入国际渠道，让每一位被消失的人都有机会重新被看见，不至于在黑暗里彻底无声。

历史意义：保存中国法治文明的最后火种

在中国，律师在政治压力下被迫沦为“维稳工具”；在海外，人权律师坚持的价值——独立、公开、尊严、守护弱者——得以延续。他们所累积的经验，将在未来发挥关键作用：重建司法体系、设计宪政架构、推动转型正义、为政治冤案平反……任何国家迈向民主化，都需要法律人的深度参与。

在海外的民主运动中，他们也发挥着支柱作用。相较于传统政治反对力量，他们更具专业性、国际信誉与制

度化表达能力，是整个运动的结构性支撑。

现实挑战：流亡并不轻松

流亡律师在海外重新取得执业资格十分艰难，许多成员面临沉重的生活压力。有的还远离家人，饱受思念与孤独之苦。他们承受着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双重考验。且中共跨国施压的阴影始终存在，从监视到威胁，从舆论污名到渗透干扰，无一真正消失。他们又分散在世界各地，导致跨时区合作困难重重。加上海外华人社群复杂多元，也让推动工作面临更多障碍。可即便如此，这些流亡律师依然选择坚持，把专业与信念延续在自由世界的土地上。

法律：通向中国自由的路基

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远不只是一个 NGO。它承载着曾经在中国被摧毁的法律文明，是专业与道义的象征，是未来制度重建的种子，是流亡者的自救，也是对抗专制的最后防线。

当中国再度走向法治与自由，人们会记住这些在海外坚持不放弃的人——他们守住了法律尊严的最后底线；他们让“人权”与“法治”在中国问题上不至完全沉默；他们保存了未来重建的火种。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未来中国新法治秩序的奠基者。



请关注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官方推特：[@haiwaizhgrqlsm](https://twitter.com/haiwaizhgrqlsm)
国际合作请联系：haiwaizhgrqlsm@proton.me



许思龙律师参加纪念抗议 709 大抓捕活动



从左到右：许思龙、周君红、游飞翥、游飞宇、刘启凡律师



联盟律师参加纪念抗议 709 大抓捕活动（左一游飞翥律师、左三许思龙律师、左四周君红律师、右二游飞宇律师）



左一人权律师联盟创始人吴绍平、左三是周湘伟律师



周君红律师在旧金山中共总领馆参加抗议中共对锡安教会成员抓捕的活动

九月登高忆唐兄弟

作者：李尊轶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刘芳



唐荆陵和我是湖北省原江陵县弥市中学八九届同学。他是理科学霸，当年以江陵县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我是文科学渣、调皮兼“不听话”，八九年春季转学到松滋县沙道观中学参加高考，此后啥也不是。

一

2016年1月，唐荆陵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他因为替他人维权而身陷囹圄，我不禁感慨万千，回想极权专制统治下普罗大众遭遇的种种不幸与灾难，再看唐荆陵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为了大家能有一张决定自己命运的选票，不仅被政府吊销了律师执业资格证书，还被构陷进了监狱遭受严厉酷刑和非人虐待。我们这些在外面暂时自由的人应该为他做些什么，哪怕替他发声说几句，也算是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将来也能面对这位播撒民主火种的英雄。

有道是，我做不了英雄，但我可以追随英雄；我做不了勇士，但我愿意为勇士呐喊！在这个高强度遏制言论表达几近窒息的社会里，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声援，虽然实在是个冒险的行为，但也是对蒙难者的一种支持！

二

中共自建政起从来没有关心过老百姓的健康，制造的人道灾难数不胜数，其中假疫苗、毒疫苗致残致死，对受害者家庭造成重大打击。由于受害者面对的是中共政权和医疗系统，维权申诉成功的机率几乎为零，导致一般的律师都不愿意接这类案件。唐荆陵基于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职业理念，长期关注政府滥权、公共安全、司

法不公等主题，对于弱势群体在公共事件中遭遇到的不公更愿意基于人权与法制的因素提供法律援助，结果导致中共政府残酷打击和迫害。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人，我应该无条件地声援他。

三

唐荆陵在被羁押与服刑的那些年，他的家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煎熬。他的母亲因长期担忧儿子的处境，情绪不稳定，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病情加重时，她始终惦记着儿子，可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能如愿再见到唐荆陵一面。这种遗憾，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难以言说的痛；对于其他知情人而言，如磐石一般沉重，压在每个人的心底。唐荆陵的妻子也因为持续的压力与安全风险，不得不离开中国，到美国寻求庇护，从此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对于他年过八旬的老父亲来说，短时间内接连承受妻子离世、儿子坐监、儿媳远走他乡——这不仅意味着家庭的支离破碎，更像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三个支柱被同时抽空。老父亲独自面对空荡的屋子，那种深沉的孤独与绝望、无处诉说的委屈与思念，只能默默地压在心里。可以想象，经历了如此沉重的命运冲击，老人家的内心一定已千疮百孔。

正因为如此，我心里始终惦记着唐荆陵的父亲。总觉得应该抽时间去看看老人家。哪怕只是陪他坐一会儿、听他说几句心里的话，也许能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仍有人记得他们一家所承受的苦难。对这样一位满身隐痛的父亲而言，一个愿意上门的朋友，也许就是一份来得迟却依然重要的温暖。

四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那一天——2019年4月29日，唐荆陵获释的日子。得知当天下午广州的国保已将他送上返回荆州的火车，而我恰好因胰腺病变在荆州住院治疗，于是便做出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荆州火车站迎接他。这不仅仅是一趟车站之行，更是为那些被迫中断的岁月做一个见证。

我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已是临近高铁到站时间，我扶着出站口的栏杆，焦急地守望着站台出口。待到人群临近，望着每一个走出的身影，心跳随着人流的涌动一点一点加快。本来，我想制作一块“欢迎唐荆陵回家”的标语牌，高高地举过头顶，让他一出站就能看到。然

而，病痛带来的虚弱让我感到力不从心，只能默默站在那里等待。我想象着他出现那一刻——从“小监狱”回到“大监狱”，但至少走在相对自由的空气里。然而人群渐渐稀疏，直到最后一个旅客离开，我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一阵焦急涌上心头，我赶紧拨电话询问，这才知道他早已经出了站，在大厅外等我。

我顾不得病痛，立即向大厅外奔去，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了他。他比我印象中更消瘦，灯光下肤色也更显苍白，但神情沉静稳重。我挤过人群将他热情拥抱，他就双手轻拍我后背的机会凑近我耳边小声提醒了一句：“有人，快走。”我这才意识到，危险其实一直在我们周围！我连忙松开他，抓起那箱他从监狱带回来的沉甸甸的书籍扛上肩头——那是他在监狱里最后的精神陪伴。我们匆匆向站前大道走去，步伐不敢停顿，直到走出广场才下意识回头观察，确信没有人跟着，这才拐到凤鸣大道西侧的广告牌旁停了下来。

原来，当天两名广州国保在南站把他押上高铁后，立刻坐飞机赶来荆州，在出站口时就站在我的身后。他不敢抬头，更不敢多看我，只能用行李箱挡住自己的脸——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保护我，不让我因为一个“多余的眼神”而遭人盯上。

忽然我明白了唐荆陵在沉默中背负着怎样的压力，也明白了我为什么非来不可。这是一次几乎不能问候、不能交谈、甚至不能正眼相看的迎接。却恰恰因此——它显得格外沉重，格外朴实，也格外值得铭记。

五

那一刻，我思绪万千，我连续七年的时间到湖北省黄冈市政府门口举牌抗议团风县政府的人权暴行，一度还到中共湖北省委大门外举牌抗议。最初是给黄冈市政府接待人员口述诉求要求解决问题，然而没有结果；然后在黄冈政府门口站立着双手举着标语表达抗议，无果；又坐高凳上、站在高凳上举着标语表达抗议；被黄冈公安局胜利街派出所警察收走标语后，依然站上高凳作举牌抗议姿势表达对政府侵犯人权的不满。

中共警察将我拽到值班室，威胁我说，要调取监控视频取证将我抓起来，我回答说：“好！你把我抓起来就成全了我：坐共产党的牢，无上光荣！”有人问我，你真的不怕坐牢吗？扪心自问，我怎么会不怕坐牢呢？仅湖北省的勇士秦永敏、王宝龙、唐荆陵、郭飞雄、丁家喜、刘家财、鲍乃刚、刘艳丽、许光利、杜导斌、刘飞越、袁奉初、龚圣亮、毛善春……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遭酷刑、被监禁，高墙里、电网下，无休无止的恐惧，我能不害怕吗？尤其是我的好友刘家财，他的言论远比我温和，时至今日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仿佛从人间蒸发，杳无音讯。这种恐惧如影随行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当然这也坚定了我坚持为他发声的信念，也是促成我出走流亡的原因。

那一刻，我也不禁想到我的表哥周登明，因为他的父亲、我的姨爹周德全的冤案，从1978年至2020年去世的四十余年时间，一直前往北京向中共中央政府索要公道，表哥在晚年经常念叨他与父亲的最后时光：我跟父亲一起坐牢，要不是我还没有成年，共产党也会把我枪毙掉的。他也常老泪纵横、情绪激动叫嚷：“共产党叫老子陪杀场啊！”对于表哥而言“陪杀场”远不是听到的枪响声、父亲倒地的“扑通”声，也不止是闻到的硝烟味、父亲身体的血腥味、屎尿味，以及看到的枪击扬起的尘土、父亲肌肉痉挛抽动的躯体和枪口处汩汩流出的鲜血。那是父子情深的撕心裂肺，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残暴冷酷、嗜血好杀、惨绝人寰的无差别屠戮的反文明反人类本性的无声控诉——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百年来的苦难根源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的流氓本性和邪教本质！

中国共产党必须灭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毁灭！

Remembering Brother Tang in September

This essay is a personal remembrance of Tang Jingling, a former classmate and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 imprisoned for defending civil rights and legal justice. It traces his path from an outstanding student to a persecuted dissident, showing how authoritarian power treats conscience as a crime. Tang was punished not for violence, but for insisting that ordinary people deserve legal protection and political choice.

The essay also records the cost paid by his family. His mother died without seeing him again. His wife was forced into exile. His elderly father was left alone under constant pressure. Repression did not stop at prison walls, but destroyed an entire family.

A central moment describes the authors attempt to greet Tang upon his release in 2019. Surveillance, fear, and silence surrounded them, making even a brief embrace dangerous.

Interwoven with this account are the authors own experiences of protest, intimidation, and exile. The essay argues that remembering itself is resistance. To remember Tang is to affirm dignity, justice, and moral courage under systematic terro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主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

毛庆祥 (发起人) 谢长发 (倡导人) 胡石根 陈西
吕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鲁慧文

副总编辑：罗志飞

轮值总编辑：Gloria

日本分社社长：漠北独侠/漠北孤侠

加拿大分社社长：韩瑞媛

副主编：张致君 陆乾坤

责任编辑：罗志飞 (部长) 侯改英 (副部长) 胡丽莉 钟然 刘芳 李聪玲 张娜

编辑部：李聪玲 (部长) 李晶 (副部长) 钟然 (副部长) 冯仍 王梦梦 周志刚 Gloria Wang 赵杰 Geoffrey Jin

李堃 韩立华 张宇 黄吉洲 胡景 胡丽莉 程伟

美编部：胡海宁 (部长) 刘敖 (常务副部长) 宋佳航 傅贻红

收稿部：马群 (部长) 彭小梅 (常务副部长) 彭小亮 杨长兵

信息技术部：卢新虎 (部长) 李建伟 (副部长) 易诚 (副部长) 邢致远 卢超 张湘潇 程筱筱 张荣鑫

校对部：冯仍 (部长) 熊辩 (副部长) 程筱筱 (副部长) 王滨 林小龙

翻译部：刘芳 (部长) 吕峰 (常务副部长) 彭小梅

采访部：巫伟杰 (部长) 林小龙 (副部长) 缪青 (副部长) 胡向飞 陀先润 周敏 胡景 方鹊 宋娟华 瞿成松

Cooper Guan [旧金山记者站]：缪青 (站长) 侯冰封 郝剑平 庄帆

宣发部：Gloria (部长) 彭硕 (副部长) 曾群兰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夏体姗 黄吉洲 李延龙 程筱筱 张晓丽

Rong 汪洋

人权观察部：安浦 (部长) 张维清 (副部长) 黄吉洲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胡志飞 黄子腾 陈娟 老默

外联部：张致君 (部长) 赵杰 (副部长) 林小龙 (副部长) 常坤 张俊杰 权录军 房兰峰 汪洋

财务部：朱晓娜 (部长) 高晗 (副部长) 朱小砚 (出纳)

行政部：吕聪 (部长) 张宇 (副部长) 陈婷 (副部长)

法务部：陈闯创 郑存柱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 www.ZYD1998.com

Email: 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 +1-626-889-0419 (张致君)



募捐信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1998年的呐喊中诞生，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只要有您的支持，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不再沉默，不再退让！请扫描本页二维码，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可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联系！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zaiyedang1998](https://twitter.com/zaiyedang1998)，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Opposition Party INC

《在野党》11月接收的捐款信息如下：

捐款日期	捐款者姓名	捐款用途	捐款金额 (USD)
11.04.2025	王连江	定向捐助乌克兰 Freeman	\$1000.00
11.12.2025	张维清		\$89.64
11.17.2025	王连江	定向捐助乌克兰 Freeman	\$1000.00
11.18.2025	景辉辰		\$2000.00
11.24.2025	王连江		\$300.00
11.24.2025	王连江	定向捐助朱虞夫	\$200.00
11.25.2025	Yang Yang		\$100.00

劉賓雁（1925–2005）

他曾被美國《時代》周刊譽為中國英雄。

他以事實對抗謊言，以良知守望時代。無論在體制內，還是流亡路上，劉賓雁始終為真相作證。

他曾說：“若有墓碑，我祇願寫一句——長眠于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該做的事，說了他該說的話。”

這就是他的一生。

